

資治通鑑補

資治通鑑補卷第二百九十二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後列國紀二十七

五月甲戌朔壬遠自潭州遷於朗州以周行逢知潭州事以潘叔嗣爲岳州團練使丙子周主郭榮至晉陽城下旗幟環城四十里楊衮疑北漢代州防禦使鄭處謙貳於周召與計事欲圖之處謙知之不往衮使胡騎數十守其城門處謙殺之因閉門拒衮衮奔歸契丹契丹主耶律述律怒其無功囚之處謙舉城降周丁丑周置靜塞軍於代州以處謙爲節度使

創置方鎮以懷撫鄭處謙契丹數千

騎屯忻代之間爲北漢之援庚辰周主遣符彥卿等將步騎萬餘

擊之彥卿入忻州契丹退保忻口

九城志忻州秀容縣有忻口寨在石嶺關南

丁亥

置甯化軍於汾州以石沁二州隸之代州將桑珪解文遇殺鄭處

謙誣奏云潛通契丹符彥卿奏請益兵癸巳遣李筠張承德將兵

三千赴之契丹游騎時至忻州城下丙申彥卿與諸將陳以待之

史彥超將二十騎爲先鋒

二十太少恐當作二千

遇契丹與戰李筠引兵繼

之殺契丹二千人彥超恃勇輕進去大軍浸遠眾寡不敵爲契丹

所殺筠僅以身免周兵死傷甚眾彥卿退保忻州尋引兵還晉陽

府州防禦使折德展將州兵來朝辛丑復置永安軍於府州

漢乾祐三年

罷永安軍見二百八十九卷

以德展爲節度使時大發兵夫東自懷孟西及蒲

陝以攻晉陽不克會久雨士卒疲病及史彥超死乃議引還

考異曰世

軍士勞苦又聞折口之師不振帝數日憂阻不食遂決還京之意  
晉陽見聞錄六月旦周師南轅返歸惟數百騎聞之以步卒千人  
長槍赤甲銜箭捷跳梁於城隅晡晚殺行而抽退今從世宗實錄  
初北漢王得中返自契丹

北漢主遣王得中求救於契丹見上卷本年三月

值周兵圍晉

陽畱止代州及桑珪殺鄭處謙囚得中送於周軍周主釋之賜以

帶馬問虜兵何時當至得中曰臣受命送楊衮他無所求或謂得

中曰契丹許公發兵公不以實告契丹兵即至公得無危乎得中

太息曰吾食劉氏祿有老母在圍中若以實告周人必發兵據險

以拒之如此家國兩亡吾獨生何益不若殺身以全家國所得多

矣六月甲辰周主以得中欺罔縊殺之乙巳周主發晉陽匡國節

度使藥元福言於周主曰進軍易退軍難

進軍者或乘初至之銳或乘屢勝之勢敵人畏

難自守不敢迎戰故易退軍者士有歸志敵人據險遮其前率眾臨其後輜重老弱皆足爲我之累故難○周主曰

前率眾臨其後輜重老弱皆足爲我之累故難○周主曰

朕一以委卿元福乃勒兵成列而殿北漢果出兵追躡元福擊走

之然軍還恩違芻糧數十萬在城下悉焚棄之軍中訛言相驚或

相剽掠軍須失亡不可勝計凡行軍所欲得以爲用者皆謂之軍須所得北漢州縣

周所置刺史等皆棄城走惟代州桑珪既叛北漢又不敢歸周嬰

城自守北漢遣兵攻拔之乙酉周主至潞州甲子至鄭州以乙巳

甲子至鄭州考之中間無乙酉不是己酉當是乙卯丙寅謁嵩陵庚午至大梁周主郭榮

違眾議破北漢自是政事無大小皆親決百官受成於上而已河

南府推官高錫上書諫以爲四海之廣萬機之眾雖堯舜不能獨

治必擇人而任之今陛下以身親之天下不謂陛下聰明睿知

足以兼百官之任皆言陛下褊迫疑忌舉不信羣臣也不若選能

知人公正者以爲宰相能愛民聽訟者以爲守令能豐財足食者

使掌金穀能原情守法者使掌刑獄陛下但垂拱明堂視其功過而賞罰之天下何憂不治何必降君尊而代臣職屈貴位而親賤事無乃失爲政之本乎周主不從錫河中也 北漢主劉昱憂

憤成疾悉以國事委其子侍衛都指揮使承鈞 周河西節度使

申師厚不俟詔削棄鎮入朝 太祖廣順元年申師厚鎮河西事見二百九十九卷 署其子爲

留後秋七月癸酉朔賈授率府副率 唐制東宮十率府皆有副率其後遂以爲冗散之官

丁丑周加吳越王錢宏做天下兵馬都元帥 癸巳周加門下侍

郎同平章事范質守司徒以樞密直學士工部侍郎長山景範爲

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判三司 長山漢於陵縣地近左僑置廣川郡及武彊縣隋廢郡改武彊曰長山唐

屬瀋州九域志在州北五十五里 加樞密使同平章事鄭仁誨兼侍中乙未以樞

密副使魏仁浦爲樞密使范質既爲司徒司徒竇貞固歸洛陽府

縣以民視之

府縣謂河南府及洛陽縣也

課役皆不免貞固訴於留守向訓訓

不聽

以賣貞固漢之舊臣故也

初周主郭榮與北漢主劉晏相拒於高平命

前澤州刺史李彥崇將兵守江豬嶺遏北漢主歸路彥崇聞樊愛

能等南遁引兵退北漢主果自其路遁去八月己酉貶彥崇率府

副率周主以劉詞不爲愛能所阻甚重之及班師以爲河東行營

副都部署詞雖暇日常被甲枕戈而臥人問其故曰吾以此取富

貴可一日忘之乎且人情易習若一惰其筋力有事何以報國哉

己巳周廢鎮國軍

唐末以華州爲鎮國軍

初周太祖以建雄節度使王

晏有拒北漢之功

王晏拒北漢事見二百九十九卷廣順元年

其鄉里在滕縣徙晏爲武

甯節度使

武甯軍徐州滕縣屬馬九城志滕縣在州北一百九十里

晏少時嘗爲羣盜至鎮悉

召故黨贈之金帛鞍馬謂曰吾鄉素名多盜昔吾與諸君皆嘗爲

之想後來者無能居諸君之右諸君幸爲我語之使勿復爲爲者

吾必族之於是一境肅清九月徐州人請爲之立衣錦碑許之

冬十月甲辰周左羽林大將軍孟漢卿坐納粟稅粟禾稗也場官擾民

多取耗餘場官稟場之官耗餘者於納粟東正數之外又多取之言以備耗折也賜死有司奏漢卿

罪不至死周主郭榮曰朕知之欲以懲眾耳己酉周廢安遠永

清軍晉以安州爲安遠軍晉以貝州爲永清軍

初宿衛之士累朝相承務求姑息不

欲簡閱恐傷人情由是羸老者居多但驕蹇不用命實不可用每

遇大敵不走卽降其所以失國亦多由此周主郭榮因高平之戰

始知其弊癸亥謂侍臣曰凡兵務精不務多今以農夫百未能養

甲士一奈何浚民之膏澤養此無用之物乎且健懦不分眾何所

勸乃命大簡諸軍精銳者升之上軍羸者斥去之又以驍勇之士



多爲藩鎮所蓄詔募天下壯士咸遣詣闕命太祖皇帝選其尤者

爲殿前諸班

今之班直是也五代嘗要曰時詔募天下豪傑不以草澤見選於闕下躬親閱試選武藝超絕及有身

首者分署爲殿前諸班因有散員散指指揮使內殿直散都頭鐵騎控鶴之號其騎步諸軍各命將帥選

之由是士卒精強近代無比征伐四方所向皆捷選練之力也

戊辰周主郭榮謂侍臣曰諸道盜賊頗多討捕終不能絕蓋由累

朝分命使臣巡檢致藩侯守令皆不致力宜悉召還專委節鎮州

縣責其清肅河自楊劉至於博州百二十里連年東潰分爲二

派匯爲大澤

匯水同合也

彌漫數百里又東北壞古堤而出

古堤前代所築以防

河昔河屢徙故古堤在平地

灌濟棣淄諸州至於海涯漂沒民田慮不可勝計

流民採菰稗捕魚以給食周慮遣使者不能塞十一月戊戌周主

郭榮遣李穀詣泗鄆齊按視堤塞役徒六萬三十日而畢北漢

主劉旻疾病命其子承鈞監國尋殂

年六十考異曰劉恕云世宗實錄詳史帝紀借偽傳皆云

顯德二年十二月劉崇卒大定錄云顯德二年春旻病死紀年通譜顯德二年崇之乾祐八年冬崇死顯德三年承鈞改元天會開寶元年承鈞之天會十三年死開寶二年徽元改元廣運興國四年權元之廣運十一年也河東劉氏有區全無記錄惟其舊臣中書舍人直翰林院王侁衛臨朝後所築晉陽爲署見聞要錄云甲寅年春南伐敗歸夏周師攻圍旻積憂勞成心疾是冬卒鈞卽位丁巳年正月旦改乾祐十年爲天會元年又云鈞丙戌年二十九承位年四十三卒右諫議大夫楊夢申奉敕撰大漢都統追封定王劉繼勳神道碑云天會十二年今皇帝踐阼之初年也十七年繼勳卒末題廣運元年歲次甲戌九月丙午朔今按周廣順元年辛亥旻卽帝位稱乾祐四年顯德元年甲寅旻之乾祐七年也旻卒鈞立顯德四年丁巳鈞改乾祐十年爲天會元年宋開寶元年戊辰鈞之十二年也鈞卒繼元立開寶七年甲戌繼元改天會十八年爲廣運元年據順是歲九月丙午朔興國四年己卯繼元之廣運六年也鈞以唐天成元年丙戌生至顯德元年甲寅嗣位乃二十九歲矣鈞及繼元並年未改元蓋孟蜀後主漢隱帝周世宗之比也諸書皆傳闕因前後相及惟晉陽遣使告哀於契丹契丹遣驃騎大將軍知內侍省事劉承訓冊命承鈞爲帝更名鈞

主長次子也 劉性孝謹既嗣位勤於爲政愛民禮土境內粗安母上表

於契丹稱男契丹賜之詔謂之兒皇帝 馬希萼之帥羣蠻破長

沙也 事見二百八十九卷 府庫累世之積皆爲澉州蠻酋持彥通所

掠彥通由是富彊稱王於谿洞間王遠既得湖南 去年六月王遠

湖南故地 事見上卷 欲遣使撫之募能往者其將王虔朗請行既至彥通盛

侍衛而見之禮貌甚倨虔朗厲聲責之曰足下自稱村寨苗裔宜

知禮義有以異於羣蠻昔馬氏在湖南足下祖父皆北面事之今

王公盡得馬氏之地足下不早往乞盟致使者先來又不接之以

禮異日得無悔乎彥通慙懼起執虔朗手謝之虔朗知其可動因

說之曰溪洞之地隋唐之世皆爲州縣著在國籍 溪洞之地隋唐

列爲郡縣皆屬 今足下上無天子之詔下無使府之命 使府謂湖 雖自王於

野中 南都府

山谷之間不過蠻夷一酋長耳曷若去王號自歸於王公王公必

以天子之命授足下節度使與中國侯伯等夷豈不尊榮哉彥通

大喜即日去王號因虔朗獻銅鼓數枚於于達

潞洞諸蠻鑄銅爲大鼓初成懸於庭

中置酒以招同類豪富子女則以金銀爲大銀執以叩鼓竟乃遣主人名爲銅鼓銀俗好相殺多讎仇怨欲相攻則鳴此鼓至者如

雲達曰虔朗一言勝數萬兵真國士也承制以彥通爲黔中節度

使黔中自唐末至二使蜀爲武泰軍節度以虔朗爲都指揮使預聞府政虔朗桂州人

也預聞湖南遠慮西界鎮遏使錦州刺史劉瑄爲邊患

王達之逐邊備也以

劉瑄鎮以爲鎮南節度副使

嶺南軍洪州屬唐王達以其寵寵劉瑄耳

充西界都招討

使是歲湖南大饑民食草木實武清節度使知潭州事周行逢

自彭師屠等擁立馬希萼於衡山自署武清節度使王逵匡之以授周行逢

開倉以賑之全活甚眾行

逢起於微賤知民間疾苦勵精爲治嚴而無私辟署僚屬皆取廉

賢白豆監甫卷二百九十二後列國紀二十七六十一

恩補樓

周顯德元年二年

介之士約束簡要吏民便之其自奉甚薄或譏其太儉行逢曰馬氏父子窮奢極靡不恤百姓今子孫乞食於人又足效乎

爲行逢跨有潭

開張本

乙周世宗不改元仍稱顯德二年春正月庚辰周主郭榮以漕運

自晉漢以來不給斗耗綱吏多以虧欠抵死詔自今每斛給耗一

斗周定難節度使李絳感以折德辰亦爲節度使與己竝列恥

之夏州自唐以來爲深邊大鎮李氏又世襲節度使府州漢氏方置節鎮折氏父子又晚出故略與竝列塞路不通

周使癸未周主郭榮謀於宰相對曰夏州邊鎮朝廷向來每加優

借府州福小得失不繫重輕且宜撫諭絳殷庶全大體周主曰德

辰數年以來盡忠戮力以拒劉氏柰何一旦棄之且夏州惟產羊

馬貿易百貨悉仰中國我若經之彼何能爲乃遣供奉官齊藏珍

齊詔書責之彝屢惶恐謝罪 戊子蜀遣威武軍於夔州 辛卯

周初令翰林學士兩省官舉令錄除官之日仍署身者姓名若貪

汚敗官竝當連坐 契丹自晉漢以來屢寇河北輕騎深入無藩

籬之限郊野之民每因殺掠言事者稱深冀之閒有胡盧河橫互

數百里可浚之以限其奔突 胡盧河俗謂之葫蘆河卽衝  
源亦在東光縣西三十里 是月周

主郭榮詔忠武節度使王彥超彰信節度使韓通 周改曹州或信  
軍爲彰信軍蓋

源太祖將兵夫浚胡盧河築城於李晏口留兵戍之 冀州藺縣東  
北有李晏鎮

時築城屯軍以爲靜安軍按薛史其軍南距  
冀州百里北距深州三十里夾胡盧河爲壘周主召德州刺史張

藏英問以備邊之策藏英具陳地形要害請列置戍兵募邊人驍

勇者厚其粟給自請將之隨便宜討擊周主暫從之以藏英爲沿

邊巡檢招收都指揮使藏英到官數月募得千餘人王彥超等行

視役者嘗爲契丹所圍藏英引所募兵馳擊大破之自是契丹不

敢涉胡盧河河南之民始得休息

此河南謂胡盧河之南也

二月庚子朔日

有食之 蜀夔恭孝王孟仁毅卒

仁毅蜀主之弟也

壬戌周主郭榮詔

羣臣極言得失其略曰朕於卿大夫才不能盡知而不能盡識若不採其言而觀其行審其意而察其忠則何以見器略之淺深知任用之當否若言之不入罪實在予苟求之不言咎將誰執 唐

以中書侍郎知尚書省嚴續爲門下侍郎同平章事 三月辛未

周以李晏口爲靜安軍 周主郭榮常憤廣明以來中國日蹙

唐僖

宗廣明元年黃巢入長安自此之後疆藩割據中國日蹙矣 及高平旣捷慨然有削平天下之

志會秦州民夷有詣大梁獻策請恢復舊疆者周主納其言

爲取唐成

秦觀 張本 蜀主孟昶聞之遣客省使趙季札按視邊備季札素以文武

才略自任使還奏稱雄武節度使韓繼勳

蜀置雄武節度於秦州

鳳州刺史

王萬迪非將帥才不足以禦大敵蜀主問誰可往者季札請自行

丙申以季札爲雄武監軍使仍以宿衛精兵千人爲之部曲 周

主郭榮以大梁城中迫隘夏四月乙卯詔展外城先立標幟俟今

冬農隙輿板築東作動則罷之更俟次年以漸成之且令自今葬

埋皆出所標七里之外其標內俟縣官分畫街衢倉場營廡之外

聽民隨便築室 丙辰蜀主孟昶命知樞密院王昭遠按行北邊

城寨及甲兵 周主郭榮謂宰相曰朕每思致治之方未得其要

寢食不忘又自唐晉以來吳蜀幽并皆阻聲教未能混一

吳李氏 蜀孟氏

唐入於契丹 并爲北漢

宜命近臣著爲君難爲臣不易論及開邊策各一篇

朕將覽焉比部郎中王朴獻策以爲唐失道而失吳蜀晉失道而



失函并今必先觀所以失之之原然後知所以取之之術其始失之也莫不以君暗臣邪兵驕民困姦黨內熾武夫外橫因小致大積微成著今欲取之莫若反其所爲而已夫進賢退不肖所以收其才也恩臨誠信所以結其心也恩即也賞功罰罪所以盡其力也去奢節用所以豐其財也時使薄斂所以阜其民也俟羣才既集政事既治財用既充士民既附然後舉而用之功無不成矣彼五之入觀我政化大行上下同心力彊財足人安將和有必取之勢則知其情狀首顛爲間諜知其山川者願爲鄉導民心既歸天意必從矣凡攻取之道必先其易者唐與吾接境幾二千里其勢易擾也唐與中國以淮爲界自淮源東至海幾二千里據之當以無備之處爲始備東則據西備西則據東彼必奔走而救之奔走之間可以知其虛實彊弱

然後避實擊虛避強擊弱未須大舉且以輕兵擾之南人懦怯聞  
小有警必悉師以救之數天舉則民疲而財竭一不大舉則我可  
以乘虛取之如此江北諸州將悉爲我有旣得江北則用彼之民  
行我之法江南亦易有也得江南則嶺南巴蜀可傳檄而定南方  
旣定則燕地必望風內附若其不至移兵攻之席卷可平矣惟河  
東必死之寇

言北漢居河東與周爲世仇也

不可以恩信誘當以彊兵制之然彼

自高平之敗力竭氣沮必未能爲邊患宜且以爲後圖俟天下旣  
平然後伺閒一舉可擒也今士卒精練甲兵有備羣下畏法諸將  
效力期年之後可以出師宜自夏秋蓄積實邊以備進取之用周  
主欣然納之時羣臣多守常偷安所對少有可取者惟朴神峻氣  
勁有謀能斷凡所規畫皆稱旨周主由是重其氣識未幾遷左諫

議大夫知開封府事

周主謀取秦鳳求可將者王溥薦宣徽南

院使鎮安節度使向訓

五代會要漢天福十二年廢陳州鎮安軍周廣順二年復

周主命訓與

鳳翔節度使王景客省使高唐督居潤偕行

高唐縣屬博州九域志在州東北一百七

里五月戊辰朔景出兵自散關趣秦州

周敕天下寺院非敕額

者悉廢之

敕額者敕賜寺額如慈恩安國興唐之類

禁私度僧尼凡欲出家者必俟祖

父母父母伯叔之命惟兩京大名府

唐以魏州爲鄴都興唐府晉改爲黃晉府大名府蓋漢所

改京兆府青州聽設戒壇

戒壇僧尼受戒之所

禁僧俗捨身斷手足煉指掛

燈帶針之類幻惑流俗者

煉指者束香於指而然之掛燈者裸體以小鐵鉤僞鉤其臂凡鉤皆掛小燈團

燈煮肝油而然之俾俗謂之然肉身燈今

入帶布擬以化誘流俗者亦幻惑之餘弊令兩京及諸州每歲造

僧帳有死亡歸俗皆隨時開落是歲天下寺院存者二千六百九

十四廢者三萬三百三十六見僧四萬二千四百四十四尼一萬

入千七百五十六

周王景等拔黃牛八寨

黃牛等入秦皆當在秦州界

戊寅

蜀主孟昶以捧聖控鶴都指揮使保甯節度使李廷珪為北路行

營都統

蜀以秦鳳為北路

左衛聖步軍都指揮使高彥偉為招討使武甯

節度使呂彥珂副之

武甯軍徐州屬周呂彥珂遣鎮也

客省使趙崇翰為都監

蜀趙季札至德陽聞周師入境懼不敢進

德陽縣屬漢州去成都未遠已懼而不敢進

上書求解邊任還奏事先遣輜重及伎妾西歸丁亥單騎馳入成

都眾以為奔敗莫不震恐蜀主孟昶問以機事皆不能對蜀主怒

繫之御史臺庚午斬之於崇禮門

六月庚子周主郭榮親錄囚

於內苑有汝州民馬遇父及弟為吏所冤死屢經覆按不能自伸

周主臨問始得其實人以為神由是諸長吏無不親察獄訟

壬

寅周西師與蜀李廷珪等戰於威武城東不利

威武城前蜀所築也在鳳州東北

排陳使濮州刺史胡立等爲蜀所擒 丁未蜀主孟昶遣閻使如

北漢及唐欲與之俱出兵以制周北漢主劉鈞唐主李璟皆許之

己酉周以彰信節度使韓通充西南行營馬步軍都虞候 戊

午南漢主劉晟殺禎州節度使通王宏政

禎州懷博羅縣之地梁置梁化郡隋置循州治

歸善縣唐因之至南漢改唐之河源縣爲龍川縣從循州治焉以循州舊治歸善縣置禎州宋朝避仁宗諱改曰惠州九域志循州

南至惠州 於是高祖之諸子盡矣

南漢主贊廟號高祖

壬戌周以樞密院

承旨清河張美爲右領軍大將軍權點檢三司事

清河縣帶貝州

初周主

郭榮在澶州美掌州之金穀隸三司者周主或私有所求美曲爲

供副

供副者供辦以給副所求

太祖聞之怒恐傷周主意但徙美爲濮州馬步

軍都虞候美治財精敏當時鮮及故周主以利權授之周主征伐

四方用度不乏美之力也然思其在澶州所爲終不以公忠待之

秋七月丁卯朔周以王景兼西南行營都招討使向訓兼行營兵馬都監宰相以景等久無功饋運不繼固請罷兵周主郭榮命太祖皇帝往視之還言秦鳳可取之狀周主從之 八月丁未周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景範罷判三司尋以父喪罷政事 周王景等敗蜀兵獲將卒三百己未蜀主孟昶遣通秦使知樞密院武泰節度使伊審徵如行營慰撫仍督戰 周主郭榮以縣官久不鑄錢而民間多銷錢爲器皿及佛象錢益少九月丙寅朔敕始立監采銅鑄錢自非縣官法物軍器及寺觀鐘磬鉞鐸之類聽畱外自餘民間銅器佛像五十日內悉令輸官給其直過期隱匿不輸五斤以上其罪死不及者論刑有差周主謂侍臣曰卿輩勿以毀佛爲疑夫佛以善道化人苟志於善斯奉佛矣彼銅像豈所謂佛邪

且吾聞佛在利人雖頭目猶捨以布施若朕身可以濟民亦非所惜也

臣光曰若周世宗可謂仁矣不愛其身而愛民若周世宗可謂明矣不以無益廢有益

蜀李廷珪遣先鋒都指揮使李進據馬嶺寨又遣奇兵出斜谷屯

白澗

九域志鳳州梁泉縣有白澗

又分兵出鳳州之北唐倉鎮及黃花谷絕周

糧道

黃花鎮亦在梁泉縣界有黃花川大散亦入焉

閏月周將王景遣裨將張建雄將兵

二千抵黃花谷又遣千人趣唐倉鎮扼歸路蜀染院使王繼將

兵出唐倉鎮與建雄戰於黃花谷蜀兵敗奔唐倉鎮遇周兵又敗

虜蠻及其將士三千人馬嶺白澗兵皆潰李廷珪高彥儔等退保

青泥嶺蜀雄武節度使兼侍中韓繼勳棄秦州奔還成都觀察判

官趙玘玘音便舉城降固斜谷援兵亦潰成階二州皆降蜀人震

恐玘涇州人也周主郭榮欲以玘為節度使范質固爭以為不可

乃以為郢州刺史王子百官入賀周主舉酒屬王溥曰邊功之成

卿擢帥之力也甲子周主與將相食於萬歲殿因言兩日大寒

朕於宮中食珍膳深愧無功於民而坐享天祿既不能躬耕而食

惟當親冒矢石為民除害差可自安耳乙丑蜀李廷珪上表待

罪冬十月壬申伊審徵至成都請罪皆釋之蜀主孟昶致書於

周主郭榮請和自稱大蜀皇帝周主怒其抗禮不答蜀主愈恐聚

兵糧於劔門白帝為守禦之備守劔門備北兵之自岐雍來者募守白帝備北兵之奔峽而上者募

兵既多用度不足始鑄鐵錢權境內鐵器民甚苦之唐主李璟

性和柔好文章而喜人願己由是諂諛之臣多進用諂諛之臣謂馮延己兄弟



魏岑陳覽等

政事日亂既克建州破湖南

克建州見二百八十四卷晉開運二年破湖南見二百九

十卷廣

益驕有吞天下之志李守貞慕容彥超之叛皆爲之出師

二年

遙爲警援援李守貞見二百八十八卷漢乾祐元年又援慕容彥超見二百九十卷廣順二年

又遣使自海

道通契丹及北漢約共圖中國值中國多事未暇與之校至是周

主郭榮問其與蜀相通許爲出師乃下詔罪狀唐主十一月乙未

朔以李穀爲淮南道前軍行營都部署兼知慮壽等行府事以忠

武節度使王彥超副之督侍衛馬步都指揮使韓令坤等十二將

以伐唐令坤磁州武安人也 汴水自唐末潰決自埽橋東南悉

爲污澤周主郭榮謀擊唐先命武甯節度使武行德發民夫因故

堤疏導之

自埽橋東南抵唐東至泗上

議者皆以爲難成周主曰

數年之後必獲其利

謂淮南既平藉以通漕將獲其利也

丁未周主郭榮與侍臣

論刑賞因曰朕必不因怒刑人因喜賞人 先是大梁城中民侵

街衢爲舍通大車者蓋夏周主郭榮命悉直而廣之廣者至三十

步

此言橫

又遷墳墓於標外

立標輔見上四月

周主曰近廣京城於存沒

擾動誠多怨謗之謗朕自當之他日終爲人利 周王景等圍蜀

鳳州韓通分兵城固鎮以絕蜀之援兵戊申克鳳州擒蜀威武節

度使王瓌

是年正月蜀置威武節度於鳳州

及都監補崇溥等將士五千人崇溥

不食而死瓌真定人也乙卯周曲救秦鳳階成境內所獲蜀將士

願留者優其俸賜願去者給資裝而遣之詔曰用慰眾情免違物

性其四州之民二稅徵科之外凡蜀人所立諸色科徭悉罷之

唐人聞周兵將至而懼清淮節度使劉仁贍神氣自若部分守禦

無異平日眾情稍安唐主李璟以神武統軍劉彥貞爲北面行營

部部署將兵二萬趣壽州奉化節度使同平章事皇甫暉爲應援

使

唐置奉化軍於江州

常州團練使姚鳳爲應援都監將兵三萬屯定遠

唐

齊地理志曰定遠漢曲陽縣地隋置定遠縣唐屬濠州九域志在州南八十里

召鎮南節度使宋齊邱還

金陵謀國難以翰林承旨戶部尚書殷崇義爲吏部尚書知樞密

院先是每冬淮水淺涸唐人必發兵戍守謂之把淺壽州監軍吳

廷紹以爲疆場無事坐費資糧悉罷之劉仁瞻上表固爭不能得

至是胤李穀等爲浮梁自正陽濟淮如入無人之境十二月甲戌

穀奏王彥超敗唐兵二千餘人於壽州城下己卯又奏先鋒都指

揮使白延遇敗唐兵千餘人於山口鎮

此時唐置鎮於六安山按辭史本紀

劉重遇奏殺紫金山潰兵三千人於壽州東山口及驛置鎮於此地未知孰是

丙戌周樞密使兼侍中

韓忠正公鄭仁誨卒周主郭榮臨其喪近臣奏稱戴道非便周主

曰君臣義重何日時之有往哭盡哀仁誨初事唐將陳紹光紹光爲人驍勇而好使酒嘗因醉怒仁誨拔劍欲殺之左右皆奔走仁誨植立不動全無懼色紹光擲劍於地撫仁誨曰汝有器量必富貴非吾所及也未幾去歸鄉里事母以孝聞漢高祖爲河東節度使太祖居帳下時時往過仁誨與語甚歡每事有疑卽從質問仁誨所對不阿太祖益奇之漢興太祖爲樞密使乃召仁誨用之及踐祚累遷宣徽北院使顯德元年拜樞密使仁誨微時已爲太祖謀主及居大位未嘗有所聞蓋能謙謹好禮不自矜伐故也吳越王錢宏俶遣元帥府判官陳彥禧入貢於周朝臣授宏俶天下都元帥故置元帥府判官周主郭榮以詔諭宏俶使出兵擊唐

西周顯德二年是春正月丙午周以王環爲右驍衛大將軍賞其

不降也

以王懷堅守鳳州城陷而後就擒也

丁酉周李穀奏敗唐兵千餘人於上

審 戊戌周發開封府曹滑鄭州之民十餘萬築大梁外城

曹滑鄭皆

近京之州九城志開封府西至鄭州界一百一十五里北至滑州界一百里東北至曹州界一百四十五里陳許亦近郡而不發者以方征淮南道

庚子周主郭榮下詔親征淮南以宣徽南院使

鎮安節度使向訓權東京留守端明殿學士王朴副之彰信節度

使韓通權點檢侍衛司及在京內外都巡檢命侍衛都指揮使歸

德節度使李重進將兵先赴正陽河陽節度使白重贊將親兵三

千屯潁上

潁上縣隋置唐屬潁州九城志在州東一百一十七里宋白曰潁上縣漢潁縣也馬北董淮為守關防莫建於

此隋大業二年於今縣南故城城壬寅周主發大梁李穀攻壽州

久不克唐劉彥貞引兵救之至來遠鎮

九城志壽州安豐縣有來遠鎮今按來遠鎮卽東正

陽西至潁河十里

距壽州二百里又以戰艦數百艘趣正陽為攻浮梁之

勢李穀畏之召將佐謀曰我軍不能水戰若賊斷浮梁則腹背受

敵皆不歸矣不如退守浮梁以待車駕周主至圍鎮

九城志開封雍邱縣有圍

城聞其謀亟遣中使乘驛止之比至已焚芻糧退保正陽丁未周

主至陳州

九城志開封府南至陳州三百三十里

亟遣李重進引兵趣淮上辛亥李

穀奏賊艦中流而進弩礮所不能及若浮梁不守則眾心動搖須

至退軍今賊艦日進淮水日漲

春水方生故李穀慮淮水日漲

若車駕親臨萬一

糧道阻絕其危不測願陛下且駐蹕陳穎

陳穎二州名

俟李重進至臣

與之共度賊艦可禦浮梁可完立奏具聞

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計可勝李穀之退未爲失

也但若厲兵秣馬春去冬來足使賊中疲弊取之未晚周主覽奏

不悅劉彥貞素驕貴無才略不習兵所歷藩鎮專爲貪暴積財巨

億以賂權要由是魏岑等爭譽之以爲治民如龔黃用兵如韓彭

龔遂黃霸漢之良吏韓信彭越漢之良將故周師至唐主季瓌首用之其裨將咸師朗

等皆勇而無謀聞李穀退喜引兵直抵正陽旌旗輜重數百里劉

仁贍及池州刺史張全約固止之仁贍曰公軍未至而敵人先遁

是畏公之威聲也安用速戰萬一失利則大事去矣彥貞不從既

行仁贍曰果遇敵必敗乃益兵乘城為備李重進渡淮逆戰於正

陽東大破唐師並水西岸謂之西正陽屬潁州領上蔡界東岸謂之東正陽屬壽州下蔡縣界此據九域志地理

斬彥貞生擒咸師朗等斬首萬餘級伏尸三十里收軍資器械三

十餘萬是時江淮久安民不習戰彥貞既敗唐人大恐張全約收

餘眾奔壽州劉仁贍表全約為馬步左廂都指揮使皇甫暉姚鳳

退保清流關梁置南蕪州於桑根山之關在滁州清流縣西南八十里隋始置清流縣唐為滁州治所清流關在縣西

南二十餘里南唐所置也滁州刺史王紹顏委城走壬子周主至永甯鎮九域志黃

州麻城縣有永甯鎮此非也麻城在壽州西南數百里猶未渡淮  
安得至麻城之永甯鄉又考九域志潁川汝陰縣有永甯鎮又東  
百餘里至正謂侍臣曰聞壽州圍解農民多歸村落今聞大軍至  
必復入城憐其聚爲餓殍宜先遣使存撫各令安業甲寅周主至

正陽以李重進代李穀爲淮南道行營都招討使以穀判壽州行

府事宋敏求曰凡節度州爲三品刺史州爲五品國初曹翰以觀

察使判潁州是以四品陞五品州也同品爲知屬品爲判自

後雖輔臣直徵使太子太丙辰周主至壽州城下營於淝水之陽

係僕射爲判餘並爲知州經壽春城北入於淮去城二里

命諸軍圍壽州徙正陽浮梁於

下蔡鎮唐潁州有下蔡縣時廢縣丁巳徵宋亳陳穎徐宿許蔡等

州丁夫數十萬以攻城雲梯洞屋數道竝進填塹築甍晝夜不息

每鼓角四發墻壁皆動唐兵萬餘人維舟於淮營於塗山之下不

敢救塗山在濠州本塗山氏之邑禹會諸侯處也今在鍾離縣西

九十五里廣淮有漢當塗縣故城南北朝兵爭之際爲馬頭



郡叛淮水運城北而東流湖水自西北庚申周主命太祖皇帝擊來注於淮謂之渦口南岸正對馬頭城之太祖皇帝遣百餘騎薄其營而偽遁伏兵邀之大敗唐兵於渦口斬其都監何延錫等奪戰艦五千餘艘仁贍雖知外援之敗意氣益壯時周主在城下據胡牀督士卒攻城仁贍素善射自引弓射之箭去胡牀數步輒墜周主命進胡牀於墮箭處箭來復遠數步而墮仁贍知之投弓於地曰若天果不佑唐邪吾有死於城下耳終不失節於是周主遣中使來諭曰知卿忠義然士民何罪又親駕臨城招之皆不從周以武平節度使兼中書令王逵為南面行營都統使攻唐之鄂州逵引兵過岳州岳州團練使潘叔嗣厚具燕犒奉事甚謹逵左右求取無厭不滿望者譖叔嗣於逵云其謀叛逵怒形於詞色叔嗣由是懼而不自安唐主李瑋聞湖南

兵將至命武昌節度使何徽洙徙民入城爲固守之計徽洙不從使除地爲戰場曰敵至則與軍民俱死於此耳唐主善之二月

丙寅下蔡浮梁成周主郭榮自往視之戊辰盧壽光黃巡檢使司

超

司姓也

奏敗唐兵三千餘人於盛唐

盛唐本唐初之霍山縣也開元二十七年更名盛唐屬壽

州宋初開寶四年改爲六安縣九城志六安縣在壽州南二百一十里

擒都監高弼等獲戰艦四十

餘艘周主命太祖皇帝倍道襲清流關皇甫暉等陳於山下方與

前鋒戰太祖皇帝引兵出山後暉等大驚走入滁州

宋白曰滁州之地劉宋爲

新昌郡梁立南蕪州於桑根山西今州西南十八里南蕪故城是也北齊自南蕪徙新昌郡今州城是也隋廢州以其地爲清流縣

唐爲滁州欲斷橋自守太祖皇帝躍馬麾兵涉水直抵城下暉曰人各

爲其主願容成列而戰太祖皇帝笑而許之暉整眾而出太祖皇

帝擁馬頸突陳而入大呼曰善止取皇甫暉他人非吾敵也手劍

擊暉中腦生擒之并擒姚鳳遂克滁州後數日宣祖皇帝爲馬軍

副都指揮使

宣祖弟宏殷也

引兵夜半至滁州城下傳呼開門太祖皇帝

曰父子雖至親城門王事也不敢奉命明旦乃得入周主遣翰林

學士竇儀籍滁州帑藏太祖皇帝遣親吏取藏中絹儀曰公初克

城時雖傾藏取之無傷也今旣籍爲官物非有詔書不可得也太

祖皇帝由是重儀詔左金吾衛將軍馬崇祚知滁州初永興節度

使劉詞遣表薦其幕寮劍人趙普有才可用會滁州平范質薦普

爲滁州軍事判官太祖皇帝與語悅之時獲盜百餘人皆應死普

請先訊鞠然後決所活十七八大祖皇帝益奇之太祖皇帝威名

日盛每臨陳必以繁纓飾馬鎧仗鮮明或曰如此爲敵所識太祖

皇帝曰吾固欲其識之耳唐主李璵遣泗州牙將王知朗齎書抵

徐州稱唐皇帝奉書大周皇帝請息兵修好願以兄事周歲輸貨

財以助軍費甲戌徐州以出

九域志泗州西北至徐州七百五十里王知期不敢詣軍前而抵徐州恐

犯兵鋒而死也

周主不答戊寅命前武勝節度使侯章等攻壽州水寨決

其濠之西北隅導濠水入於肥太祖皇帝遣使獻皇甫暉等暉傷

甚見周主臥而言曰臣非不忠於所事但士卒勇怯不同耳臣鄰

日慮與契丹戰

皇甫暉本魏兵營駐宗使成瓦橋拒契丹因而作亂其自謂與契丹戰蓋成瓦橋時也

未嘗

見兵精如此因盛稱太祖皇帝之勇周主釋之後數日卒周主詔

知揚州無備己卯命韓令坤等將兵襲之戒以毋得殘民其李氏

陵寢遣人與李氏人共守護之唐主兵屢敗懼亡乃遣翰林學士

戶部侍郎鍾謨工部侍郎文理院學士李德明奉表稱臣來請平

獻御服湯藥及金器千兩銀器五千兩給錦二千匹犒軍牛五百

頭酒二千斛壬午至壽州城下謨德明素辯口周主知其欲遊說  
盛陳甲兵而見之曰爾主自謂唐室苗裔宜知禮義異於他國與  
朕止隔一水謂隋唐與周以淮爲界未嘗遣一介修好惟泛海通契丹捨華

事夷禮義安在且汝欲說我令罷兵邪我非六國愚主豈汝口舌  
所能移邪可歸語汝主亟來見朕再拜謝過則無事矣不然朕欲  
觀金陵城借府庫以勞軍汝君臣得毋悔乎謨德明戰栗不敢言

吳越王錢宏倣遣兵屯境上以俟周命蘇州營田指揮使陳滿

言於丞相吳程曰周師南征唐舉國驚擾常州無備易取也九域志蘇州西北至常州

州西北至常州一百八十里會唐主李璟有詔撫安江陰吏民江陰縣本晉毗陵之暨陽縣也

江左分置蘭陵縣梁敬帝時置江陰郡及江陰縣隋廢唐置暨州南唐始置江陰軍九域志在常州東北九十里滿欲以

爲周詔告程曰周已覓諸州遣使安撫矣程爲之言於宏倣請亟

發兵從其策丞相元德昭曰唐大國未可輕也若我入唐境而周師不至誰與并力能無危乎請姑俟之程固爭以爲時不可失宏俶卒從程議癸未遣程督衢州刺史鮑修讓中直都指揮使羅晟趣常州程謂將士曰元丞相不欲出師將士怒流言欲擊德昭宏俶匿德昭於府中令捕言者歎曰方出師而士卒欲擊丞相不祥甚哉 乙酉周韓令坤奄至揚州平旦先遣白延遇以數百騎馳入城城中不之覺令坤繼至唐東都營屯使賈崇焚官府民舍棄城南走副留守工部侍郎馮延魯髮被僧服匿於佛寺唐以揚州爲東都 留守副留守軍士執之諸將欲屠城令坤延遇不從分遣使者慰撫其民使皆安堵死是揚州市有狂人見人便罵曰待顯德三年總殺之既而曰不得韓白二人殺之當無噍類人皆莫測至是卒賴二

人之力揚州之人始得全 庚寅鳳王遠奏拔鄂州長山寨

長山在鄂

州南界唐立寨以備潭

執其將陳澤等獻之辛卯太祖皇帝奏唐天長制置

使耿謙降

唐天寶元年分江都六合高郵三縣地置千秋縣七獲載改名天長九域志天長縣在揚州西一百一十里

芻糧二十餘萬

唐主李璟遣閹苑使尹延範如泰州

梁有宮苑使又有內

閹裁接使唐置閹苑使亦猶是也

遷吳讓皇之族於潤州

晉天福四年唐烈祖自潤州遷讓皇之族於泰

州今以周師攻遁

延範以道路艱難恐揚氏爲變盡殺其男子六

十人還報唐主怒腰斬之

鳳韓令坤等攻虜泰州拔之

南唐升海陵

爲泰州九域志揚州東至泰州一百一十五里

刺史方訥奔金陵

自秦州南奔秦興縣渡江取潤州至金陵

唐主李璟遣人以蠟丸求救於契丹壬辰鳳靜安軍使何繼筠獲

而獻之

去年帝遣靜安軍於李晏口

鳳以給事中高防權知泰州

癸巳吳

越王鏐去倣遣上直都指揮使路彥銖攻宣州羅晟帥戰艦屯江

陰唐靜海制置使姚彥洪帥兵民萬人攻吳越

南唐於海陵之東境置靜海都鎮制

置院周取其地置靜海軍尋升爲通州通州南至大江二十四里絕江而南卽吳越之蕪州界

王逵之攻鄂州

也潘叔嗣屬將士而告之曰吾事令公至矣

王逵兼中書令故稱爲令公

今乃

信讒疑怒軍還必擊我我不能坐而待死汝輩能與吾俱西乎眾

憤怒請行叔嗣率之西襲朗州

九域志岳州西至朗州五百五十里

逵聞之還軍追

躡其後及於武陵城外

朗州武陵郡

與叔嗣戰達敗死

考異曰湖湘故事云王逵率詔

伐吳有蜜蜂無萬數巢達繼蓋周行達內喜潛與潘叔嗣振文表等謀曰吾觀王公妖怪入轍他時必落別人之手我輩處身何地吾等若三人同心共保馬氏舊基同處富貴豈不是男兒哉叔嗣文表間行達之言已會深意遂乃拜受此語各散歸營廣本述命行營副使毛立爲統軍使潘叔嗣張文表爲前鋒軍次醴陵縣吏譚具牛酒犒軍立不許叔嗣文表因士卒之怒縛立送於行達以兵反達遠大懼乘輿舟奔朗州叔嗣追至朗州殺之湖湘故事達連夜奔歸朗州去轉數日潘叔嗣始到潭州既聞王逵走歸朗州亦以輕棹倍程而趨至朗州殺之今按世宗實錄顯德三月二月丙寅朗州王逵言領大軍入淮南界庚寅言入鄂州界攻下長山



奉獎已制南高保融言進差自鄂州領兵復歸本道又云潘叔嗣  
爲先鋒行及鄂州叔嗣回戈襲武陵進差聞之倍道先入武陵叔  
嗣攻其賊進差敗走爲叔嗣所殺又云三月壬寅進差牙將押  
送淮南將陳澤等蓋進差未敗前奏事三月始達行在與薛史承  
襲傳及湖南傳記略同惟湖湘故事及丁璠馬氏行事記載達攻  
袁州叔嗣叛事曹衍云達三月至潭州四月叔嗣叛丁璠云五月  
五日叔嗣殺達於朗州皆妄也周行逢據湖南仕進尙門蔭衍屢  
獻文章不得調退居鄉里教養及張文表叛薛爲尋職事敗逃去  
會赦乃敢出窮困無以自進採摭故事撰湖湘馬氏故事二十卷  
如京師慮之太宗憫其窮且老授爲作監丞衍木小人言詞鄙俚  
非有意著書故敘事顛倒前後自相違背以無爲有不可勝數素  
怨周行逢先多誣毀不欲行逢不從叔嗣之謀乃妄造此說凡載  
行逢罪惡之甚者皆出於衍云璠亦國朝人疑其說得於衍書皆不可爲據今從十國紀年 或勸叔嗣遂據助

州叔嗣曰吾敢死耳安敢自尊宜以督府歸潭州太尉

時湖湘以朗州爲首

府潭州太尉

豈不以武安兒處乎

言行逢必將潭州處已

乃歸岳州使團練

判官李高帥朗州將吏迎武安節度使周行逢眾謂行逢必以潭  
州投叔嗣行逢曰叔嗣賊殺主帥非當族所可恕者得武陵而不

有以授吾耳若遽用爲節度使天下謂我與之同謀何以自明

且以爲行軍司馬俟踰年授以節鉞可也乃以衡州刺史莫宏萬

權知潭州帥眾入朗州自稱武平武安節後表聞於周以叔嗣爲

行軍司馬叔嗣怒稱疾不至行逢曰行軍司馬吾嘗爲之

周行逢爲武安

行軍司馬見上卷廣順三年權與節度使相埒耳叔嗣猶不滿望更欲圖我邪

或說行逢授叔嗣武安節鉞以誘之令至都府受命此乃几上肉

耳行逢從之叔嗣將行其所親止之叔嗣自恃素以兄事行逢相

親善

行逢叔嗣親善事始見上卷廣順二年九月

遂行不疑行逢遣使迎候道路相望

既至自出郊勞相見甚懽叔嗣入謁未至聽事遣人執之立於庭

下責之曰汝爲小校無大功王逵用汝爲團練使一旦反殺主帥

吾以矜昔之情未忍斬汝以爲行軍司馬乃敢違拒吾命而不受

乎叔嗣知不免以宗族爲請遂斬之 是月有星孛於參芒東南

指唐禮士陳陶歎曰國其幾亡乎陶嶺南人少學長安聲詩歷象

無不精究深以經濟自負會世亂避地淮南時烈祖輔吳陶將求

見聞宋齊邱忌賢乃隱洪州西山作詩自詠曰一願成周力有餘

白雲閒釣五溪魚中原莫道無麟鳳自是皇家結網疎西山產靈

藥陶與妻日劇而餌之不知所終附錄開寶中南昌市有一老翁

沽酒對飲醉歌道上一日藍采和藍采和塵世紛紛事更多何如  
資藥沽美酒歸去青崖拍手歌人有識之者曰此陶夫婦也

周左僕射太子太保楊凝式卒年八十二凝式字景度天姿警悟工草

隸善屬文唐末爲祕書郎直史館梁爲考工員外郎後唐累遷爲

兵部侍郎晉除禮部尚書爲太子少保漢歷少傅少師周廣順中

再請老以尚書右僕射致仕復起爲今職凝式雖歷仕五代然作

甚薦內給事龔澄樞自代南漢主即日擢澄樞知承宣院及內侍

省澄樞番禺人也龔澄樞臨林延遇川事而漢遂亡矣 龔光舒黃招安巡檢使行

光州刺史何超以安隨申蔡四州兵數萬攻唐光州九城志光州西南至安州

大百里隨州東至安州二百四十里東北至申州二百五十里申

州東至光州二百五十五里光州北至蔡州二百五十里蓋以鄰

郡之兵環而攻之 丙申紹奏唐光州刺史張紹棄城走都監張承翰以城

降丁酉周行舒州刺史郭令圖拔遷舒州唐蘄州將李福殺其知

州王承儁舉州降周遣六宅使齊藏珍攻黃州九城志舒州西至蘄州二百九十八

里蘄州西至黃州二百一十里三州皆浙江 周彰武雷後李彥頴性貪虐部民與羌

胡作亂攻之周主郭榮召彥頴還朝自延州召還 秦鳳之平也

事見上 周主郭榮赦所俘蜀兵以隸軍籍五代會要顯德二年十月以折收秦鳳州所

放川軍署為懷恩 從征淮南復亡降於唐癸卯唐主李璟表獻百

軍所謂隸軍籍也

五十人周主悉命斬之 舒州人逐周將郭令圖周鐵騎都指揮

使洛陽王審琦選輕騎夜襲舒州復取之令圖乃復歸舒州 馬

希崇及王延政之子繼沂皆在揚州周主郭榮王詔撫存之 楚閩世事

中國其後為南唐所俘囚於揚州周得揚州故撫存之 丙午虜孫晟等至周師庚戌周主

郭榮遣中使以孫晟詣壽春城下且招諭之劉仁贍見晟戎服拜

於城上晟謂仁贍曰君受國厚恩不可開門納寇周主聞之甚怒

晟曰臣為宰相豈可教節度使外叛邪周主乃釋之唐主李璟使

李德明孫晟言於周主請去帝號割壽濠泗楚光海六州之地仍

歲輸金帛百萬以求罷兵周主以淮南之地已半為周有請將捷

奏日至欲盡得江北之地不許德明見周兵日進奏稱唐主不知

陛下兵力如此之盛願寬臣五日之誅得歸白唐主盡獻江北之

地周主乃許之晟因奏遣王崇質與德明俱歸

王崇質副周主遣孫展來使

供奉官安宏道送德明等歸金陵賜唐主書其略曰但存帝號何

爽歲寒

爽差也言歲寒知松柏之後彫此約不差也許唐主自帝江南

儼堅事大之心終不迫人

於險又曰俟諸郡之悉來

謂江北諸郡也

卽大軍之立罷言盡於此更不

煩云苟曰未然請從茲絕又賜其將相書使熟議而來唐主復上

表謝李德明盛稱周主威德及甲兵之彊勸唐主割江北之地唐

主不悅宋齊邱以割地爲無益德明輕佻言多過實國人亦不之

信樞密使陳覺副使李徵古素惡德明與孫晟使王崇質異其言

因譖德明於唐主曰德明賣國求利唐主大怒斬德明於市

爲鍾誤爲

李德明修怨張本

吳越將吳程攻唐常州破其外郭執唐常州團練使

趙仁澤送於錢唐仁澤見吳越王錢宏俶不拜責以負約

唐與吳越本通

好而吳越以周之命由攻唐故責其負約宏倏怒決其口至耳元德昭憐其忠爲傅良

藥得不死唐主季瓌以吳越兵在常州恐其侵逼潤州九域志常州西至

潤州一百七十一里以宣潤大都督燕王宏冀年少恐其不習兵徵還金陵

部將趙鐸言於宏冀曰大王元帥眾心所恃逆自退歸所部必亂

宏冀然之辭不就徵部分諸將爲戰守之備龍武都虞候柴克宏

再用之子也柴再用事楊氏爲將屢立戰功又及事徐溫父子沈默好施不事家產雖典

宿衛日與賓客博奕飲酒未嘗言兵時人以爲非將帥材至是有

言克宏久不遷官者唐主以爲撫州刺史克宏請效死行陳其母

亦表稱克宏有父風可爲將苟不勝任分甘孳戮唐主乃以克宏

爲右武衛將軍使將兵會袁州刺史陸孟俊救常州時唐精兵悉

在江北克宏所將數千人皆羸老樞密使李徽古復以鎧杖之朽

蠶者給之克宏訴於徵古徵古慢罵之眾皆憤恚克宏怡然至潤  
州徵古遣使召還以神武衛統軍朱匡業代之燕王宏冀謂克宏  
君但前戰我當論奏乃表克宏才略可以成功常州危在旦莫不  
宜中易主將克宏引兵徑趣常州徵古復遣使召之克宏曰吾計  
日破賊汝來召我必奸人也命斬之使者曰受李樞密命而來克  
宏曰卽李樞密來吾亦斬之矣況其使乎遂斬以徇先是唐主遣  
中書舍人喬匡舜使於吳越宋遣壬子克宏至常州蒙其船以幕  
匿甲士於其中聲言迎匡舜吳越邏者以告吳程曰兵交使在其  
間不可妄以爲疑乃縱使登崖唐兵既登岸徑薄吳越營初鮑修  
讓羅晟在福州與吳程有隙漢天福十二年吳使鮑修讓  
戍福州是年以吳程鎮福州至是  
二人皆隸程麾下程抑挫之二人皆怨故不力戰縱之使趣程帳



程僎以身免克宏遂大破吳越兵斬首萬級程至錢唐宏假悉奪其官克宏既破吳越兵朱匡業方至行營克宏事之甚謹唐主以克宏爲奉化節度使克宏復請將兵救壽州未至而卒初克宏爲宣州巡檢使始至城塹不修器械皆闕吏云自田頔王茂章李遇相繼叛後人無敢治之者克宏曰時移事異安有此理悉繕完之由是路彥銖攻之不克 甲寅蜀主孟昶以捧聖控鶴都指揮使李廷珪爲左右衛聖諸軍馬步都指揮使仍分衛聖匡聖步騎爲左右十軍以武定節度使呂彥琦等爲使爲使也廷珪總之如趙廷隱之任謂自李仁罕之誅趙廷隱專權宿衛諸軍後爲安思謙所請罷事廷見前 周河陽節度使白重贊以天子南征慮北漢乘虛入寇繕完守備且請兵於西京西京留守王晏初不之與又慮事出非常乃自將兵赴之重贊以晏

不奉詔而來拒不納遣人謂之曰令公昔在陝服已立大功

謂天福十

二年安舉陝城降漢高祖也

河陽小城不煩枉駕屢慙恚而還孟洛之民數日

驚擾

以王晏出兵而白重贊拒之恐兵交而罹其禍

唐主李璟命諸道兵馬元帥齊王

景達將兵拒周以陳覺爲監軍使前武安節度使邊鎬爲應援都

軍使中書舍人韓熙載上書曰信莫信於親王重莫重於元帥安

用監軍使爲唐主不從遣鴻臚卿潘承祐詣泉建召募驍勇承祐

薦前永安節度使許文稹靜江節度使陳德誠建州人鄭彥華林

仁肇唐主以文稹爲西面行營應援使德誠彥華仁肇皆爲將德

誠誨之子仁肇仁翰之弟也

林仁翰見二百八十四卷晉開運元年唐主之保大二年也

夏

四月甲子周以待衛親軍都指揮使歸德節度使李重進爲廬壽

等州招討使以武甯節度使武行德爲濠州城下都部署唐右

衛將軍陸孟俊自常州將兵萬餘人趣泰州

九域志自常州北至泰州一百九十七里

周兵遁去孟俊復取泰州遣陳德誠戍之孟俊進攻揚州屯於蜀

岡周韓令坤棄揚州走

蜀岡在揚州城西揚州城在蜀岡東南城之東南北皆平地澇滄交貫惟蜀岡諸山

西接盛淞凡北兵南寇揚州率循山而來據高爲壘以障之今陸孟俊據蜀岡以勸周兵援路故韓令坤懼而走也周主郭

榮遣張永德將兵救之令坤復入揚州

接兵至

復入揚州周主又遣太祖

皇帝將兵屯六合

六合縣屬揚州在州西北一百三十里劉昫曰六合漢臨淮郡之堂邑縣晉道秦郡北齊置秦

州隋置方州後廢唐武德初置六合縣太祖皇帝令曰揚州兵有過六合者折其足

白揚州西北隸須令坤始有固守之志周主自至壽春以來命諸

軍晝夜攻城久不克會大雨營中水深數尺攻具及士卒失亡頗

多時周兵以方舟載礮自觀河中流擊壽春城又東巨竹數十萬竿上施板屋號曰竹籠載甲士以攻之會颶水暴漲藏舟竹籠

皆漂向南岸糧運又不繼時周主專望李德明乘德明既誅失期爲唐兵所焚

不至乃議旋師或勸周主東幸濠州誓言壽州已破從之己巳周

主自壽春循淮而東乙亥至濠州

九城志壽州東至濠州三百八十里

韓令坤敗唐

兵於城東

此揚州城東也

擒陸孟俊初孟俊之廢馬希萼立希崇也

事見二百

九十卷廣

滅故衡州刺史楊昭暉之族而取其財

薛史曰楊昭暉長沙人父諡事

馬贊爲節度行軍司馬孟仲女爲衡陽王夫人希贊襲位昭暉遺衡州刺史自以地連賊里積財貨建大第二子爲牙內都將少長

秦富任氣陵下士大夫惡之長沙兵亂陸孟俊怒曰楊氏怙寵滅義爲國人所患久矣于是族滅楊氏

楊氏有女美

孟俊廢之以獻於希崇及令坤入揚州希崇以楊氏遺令坤令坤

嬖之既獲孟俊將械送周主所楊氏在簾下忽撫膺慟哭令坤驚

問之對曰孟俊昔在潭州殺妾家二百口今日見之請復其冤令

坤乃殺之 唐齊王李景達將兵二萬自瓜步濟江距六合二十

餘里設柵不進周諸將欲擊之太祖皇帝曰彼設柵自固懼我也

今我眾不滿二千若往擊之則彼見我眾寡矣不如俟其來而擊之破之必矣居數日唐兵出趣六合太祖皇帝奮擊大破之殺獲近五千人餘眾尚萬餘爭舟走度江溺死者甚眾於是唐之精卒盡矣是戰也士卒有不致力者太祖皇帝陽為督戰以劍斫其皮笠明日徧閱其皮笠有劍迹者數十人皆斬之由是部兵莫敢不盡死先是唐主李璽聞揚州失守命四弟發兵取之己卯周韓令坤奏敗虜州兵萬餘人於灣頭堰九城志揚州江都縣有灣頭堰鎮在今揚州城北十五里獲漣州刺史秦進崇唐蓋置漣州於漣水縣九城志漣水西而至楚州六十里張永德奏敗泗州兵萬餘人於曲溪堰曲溪在盱眙縣西南十里按昭信國經曲溪堰亦謂之新河堰丙戌周以宣徽南院使向訓為淮南節度使兼沿江招討使渦口奏新作浮梁成丁亥周主郭榮自濠州如渦口渦口渦水入淮之口都縣志渦口城東南至濠州九十里

周主銳於進取欲自至揚州范質等以兵疲食少泣諫而止周主  
嘗怒翰林學士竇儀欲殺之范質入救之周主望見知其意即起  
避之質趨前伏地叩頭諫曰儀罪不至死臣爲宰相致陛下枉殺  
近臣罪皆在臣繼之以泣周主意解乃釋之 北漢葬神武帝於

交城北山

隋分晉陽縣置交城縣取縣西北古交城爲名初治交  
山唐天授元年移治卻波村九域志在陽曲縣西南一

百里宋白曰大通監本古交城之地管東西二  
治唐鑛務東冶在縣上縣西冶在交城縣北山 廟號世祖 五月

壬辰朔圍以渦口爲鎮淮軍 丙申唐永安節度使陳誨敗福州

兵於南臺江

今福州南九里有釣龍臺山臨江南臺江當卽是此  
地詳史地理志福州福唐縣晉天福初改爲南臺縣

蓋以江名縣 俘斬千餘級唐主李璣更命永安曰忠義軍以寵誨

也後復舊 晉開運二年唐克 戊戌周主郭榮留侍衛親軍都指揮使李重

建州置永安軍 進等圍壽州自渦口北歸乙卯至大梁

自渦口至大梁  
七百四十里

六月壬

申周赦淮南諸州繫囚除李氏非理賦役事有不便於民者委長吏以聞 周侍衛步軍都指揮使彰信節度使李繼勳營於壽州城南唐劉仁贍伺繼勳無備出兵擊之殺士卒數百人焚其攻具唐駕部員外郎朱元因奏事論用兵方略唐主李璟以爲能命將兵復江北諸州 秋七月辛卯朔周以周行逢爲武平節度使制置武安靜江等軍事行逢旣兼總湖湘乃矯前人之弊畱心民事悉除馬氏橫賦馬氏自希範以來始加賦於境內貪吏猾民爲蠹害者皆去之擇廉平吏爲刺史縣令朗州民夷雜居劉言王逵舊將卒多驕橫行逢壹以法治之無所寬假眾怨懟且懼有大將與其黨十餘人謀作亂行逢知之大會諸將於座中擒之數曰吾惡衣糲食充實府庫正爲汝曹何負而反今日之會與汝訣也立擲殺之座上股

栗行逢曰諸君無罪皆立自安樂飲而罷行逢多計數善發隱伏將卒有謀亂及叛亡者行逢必先覺擒殺之所部稟然性猜忍常散遣人密訶諸州事其之邵州者無事可復命但言刺史劉光委多宴飲行逢曰光委數聚飲欲謀我邪即召還殺之親衛指揮使衡州刺史張文表恐獲罪求歸治所

求解兵柄歸衡州也

行逢許之文表

歲時饋獻甚厚及謹事左右由是得免

其後行逢臨卒謂其子係權曰吾北龍敢爲團兵同

詩十人皆誅張文表獨存是時于達張傲何徽真朱全秀逐叔嗣皆已死惟滿公益宇文瓊彭勛和張文表史不言其有他此三人者必又相繼爲行逢所殺而文表獨免也行逢死則文表叛矣行逢妻鄧國夫人鄧氏陋而剛決

善治生嘗諫行逢用法太嚴人無親附者行逢怒曰汝婦人何知鄧氏不悅因請之村墅視田園遂不復歸府舍行逢屢遣人迎之不至一旦自帥僮僕來輸稅行逢就見之曰吾爲節度使夫人何



自苦如此邵氏曰稅官物也公為節度使不先輸稅何以率下且

獨不記為里正代人輸稅以免楚撻時邪行逢欲與之歸庭不可

曰公誅殺太過常恐一旦有變村墅易為逃匿耳行逢慙怒其僚

屬曰夫人言直公宜納之行逢增唐德求補吏行逢曰汝才不堪

為吏吾今私汝則可矣汝居官無狀吾不敢以法貸汝則親戚之

恩絕矣與之耕牛農具而遣之行逢少時嘗坐事黥隸辰州銅院

唐文宗之世天下銅院五十辰州不在其數辰州銅院蓋馬氏所置也或說行逢公而有文恐為朝

廷使者所嗤請以藥滅之行逢曰吾聞漢有鯨而不可害為英雄吾

何恥焉魏布事見八卷自劉言王逵以來屢舉兵將吏積功及所

購縻蠻夷補註溪州蠻夷不可以州郡之法治之但以官爵籠絡之如馬之縶其首牛之縻其鼻也檢校官至

三公者以千數前天策府學士徐仲雅自馬希廣之廢杜門不出

馬希廣廢事見二百八十九卷漢乾祐二年 行逢慕之誓節度判官仲雅曰行逢昔趨

事我奈何爲之幕吏辭疾不至行逢迫脅固召之面授文牒終辭

不取行逢怒放之邵州旣而召還會行逢生日諸道各遣使致賀

行逢有矜色謂仲雅曰自吾兼鎮三府三府武平武安四鄰亦畏

我乎仲雅曰侍中境內周行逢加侍中彌天太保徧地司空四鄰

那得不畏行逢復放之邵州竟不能屈有僧仁及爲行逢所信任

軍府事皆預之亦加檢校司空聚數妻出入導從如王公 辛亥

鳳皇后符氏殂 唐將朱元復取舒州周刺史郭令圖棄城走唐

將李平復取蘄州唐主季琨以元爲舒州團練使平爲蘄州刺史

元又取和州朱元李平皆李守貞所遣求救於唐者也事見二百八十八卷漢乾祐元年初唐人以茶

鹽賑民而徵其粟帛謂之博徵博博易也言以茶鹽博易而徵其粟帛又興營田於

淮南民甚苦之及周師至爭奉牛酒迎勞而將帥不之恤專事俘

掠視民如土芥民皆失望相聚山澤立堡壁自固操農器爲兵積

紙爲甲時人謂之白甲軍周兵討之屢爲所敗先所得唐諸州多

復爲唐有唐之援兵營於紫金山

紫金山在壽春南或云卽八公山

與壽春城中

烽火相應周淮南節度使向訓奏請塞揚州以廣陵之兵併力攻

壽春俟克城更圖進取詔許之訓封府庫以授唐人命揚州舊將

分部按行城中秋毫不犯揚州民感悅軍還或負糗糒以送之

糗

米麥也之

能乾飯也滁州守將亦棄城去皆引兵趨壽春唐諸將請據險以

邀周師宋齊邱曰如此則怨益深不如縱之以德於敵則兵易解

也乃命諸將各自守毋得擅出擊周兵由是周兵皆聚於正陽而

壽春之圍遂不可解終失淮南齊王景達軍於濠州遙爲壽州聲

援軍政皆出於陳覺景達署紙尾而已擁兵五萬無決戰意將吏畏覺無敢言者 初周司天少監王處納私造明元歷於家因唐世所行崇元歷而明之也周主郭榮以端明殿學士王朴通於歷數乃詔朴撰定以步日步月步星步發斂爲四篇合爲歷經併著顯德三年七政細行歷一卷以爲欽天歷六月戊辰書成朴與處納上之詔自來歲行焉 周殿前都指揮使義成節度使張永德屯下蔡唐將林仁肇等以水陸軍援壽春攻城南大寨斬獲甚衆永德與之方戰乃退仁肇又以船實薪芻因風縱火欲焚下蔡浮梁俄而風回唐兵敗退仁肇獨騎一馬爲殿永德追之永德猿臂善射發無不斃其追仁肇也發數矢仁肇皆格去永德驚曰彼有人焉未可逼也遂捨之永德乃爲鐵綆千餘尺距浮梁十餘步橫

絕淮流繫以巨木由是唐兵不能近 九月丙午周以端明殿學士左散騎常侍權知開封府事王朴爲戶部侍郎充樞密副使

冬十月癸酉李重進奏唐人寇盛唐鐵騎都指揮使王彥昇等擊破之斬首三十餘級彥昇擢人也 周葬宣懿皇后於懿陵

丙子周主郭榮謂侍臣曰近朝徵斂綬帛多不俟收穫紡績之畢乃詔三司自今夏稅以六月二日起徵秋稅以十月二日起徵民

開便之 周山南東道節度使守太尉兼中書令安審琦鎮襄州

十餘年至是入朝除守太師遣還鎮旣行周主郭榮問宰相卿曹

送之乎對曰送至城南審琦深感聖恩

五代以來方鎮入朝者或暫不遣或易置之今加官

遣還鎮

故感恩周主曰近朝多不以誠信待諸侯諸侯雖有欲效忠節者

其道無由王者但能毋失其信何患諸侯不歸心哉 壬午周將

張永德奏敗唐兵於下蔡是時唐復以水軍攻永德永德夜令善游者沒其船下縻以鐵鎖縱兵擊之船不得進退溺死者甚眾永德解金帶以賞善游者甲申周以太祖皇帝爲匡國節度使兼殿前都指揮使太祖皇帝表瀝州軍事判官趙普爲節度推官

周將張永德與李重進不相悅永德密表重進有二心周主郭榮

不之信時二將各擁重兵眾心憂恐重進一日單騎詣永德營

進時在壽州城下從容宴飲謂永德曰吾與公幸以肺腑俱爲將

李重進太祖之甥張永德太祖之弟故云然奚相疑若此之深耶永德意乃解眾心

亦安唐主李璽聞之以蠟丸遣重進誘以厚利其言皆謗毀及反

聞之語重進奏之初唐使者孫晟鍾謨從周志至大梁周主待之

甚厚每朝會班於中書省官之後時召見飲以醇酒問以唐事晟

但言唐主吳陛下神武事陛下無二心及得唐蠟書周主大怒召

晟賁以所對不實晟正色抗辭請死而已問以唐虛實默不對十

一月乙巳周主命都承旨曹翰送晟於右軍巡院

侍衛親軍分左右軍各有巡院

以翰更以周主意問之翰與之飲酒數行從容問之晟終不言翰

乃謂曰有敕賜相公死晟神色怡然縈袍笏整衣冠南向拜曰臣

謹以死報國乃就刑并從者百餘人皆殺之貶鍾謨耀州司馬既

而周主憐晟忠節悔殺之召謨拜衛尉少卿周主郭榮召華山

隱士真源陳搏

真源漢苦窳首爲谷陽縣唐高宗始封元年以七子所生之地改爲真源縣初元年改爲仙遊縣

神龍元年復曰真源屬亳州宋大中祥符七年改曰衛真縣九域志在亳州西六十里問以飛升黃白之術

飛升者謂羽化而升仙黃白者謂鍊白金爲黃金對曰陛下爲天子當以治天下爲務安

用此爲戊申遣還山詔州縣長吏常存問之周廢諸祠不在祀

典者

十二月壬申固以張永德爲殿前都點檢

後唐以來車駕行幸及出征則

置大內都點檢之官後周選驍勇之士充殿前諸班始置殿前都點檢於都指揮使之上自宋太祖皇帝以殿前都點檢登極是後

不廢

除授 周分命中使發陳蔡宋毫潁兗曹單等州丁夫數萬城下

蔡 是歲唐主李璣詔淮南營田害民尤甚者罷之遣兵部郎中

陳處堯持重幣浮海詣契丹乞兵

考異曰十國紀年作兵部郎中

丹不能爲之出兵而留處堯不遣處堯剛直有口辯久之忿懟數

面責契丹主耶律述律亦不之罪也

蜀陵榮州獠反

宋白曰晉

太元中益州刺史毛璩置西城成於漢武陽縣之東境周閔帝元年於此置陵州因陵井爲名榮州古夜郎國漢開爲南安順地屬齊於此置南安郡隋廢郡以其地屬資陽郡唐武德初制資州之大牢威遠二縣置榮州取境有榮德山爲名 弓箭庫使 趙季文討平之 吳越王錢宏假括境內民兵勞擾頗多制用州

錢宏億手疏切諫罷之



後周顯德三年四年

丁未年 周顯德四年北漢天會元年是歲凡五國三債

春正月己丑朔北漢大赦改元天會以翰林學士衛融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內客省使段恆爲樞密使

周宰相屢請立皇子爲王周主郭榮曰諸子皆幼

是爲恭帝次

熙讓熙謹照誨

且功臣之子皆未加恩而獨先朕子能自安乎

周兵圍

壽春連年未下城中食盡唐齊王李景達自濠州遣應援使永安

節度使許文稱都軍使邊鎬北面招討使朱元將兵數萬沂淮救

之軍於紫金山列十餘寨如連珠與城中烽火晨夕相應又築甬

道抵壽春欲運糧以饋之綿亘數十里將及壽春周將李重進邀

擊大破之死者五千人奪其二寨丁未重進以聞戊申周主郭榮

詔以來月幸淮上唐壽州守將劉仁贍請以邊鎬守城自帥眾決

戰齊王景達不許仁贍憤邑成疾其幼子崇諫夜泛舟度淮北爲

小校所執仁贖命腰斬之左右莫敢救監軍使周廷構哭於中門以救之仁贖不許廷構復使求救於薛夫人薛夫人曰妾於崇諫非不愛也然軍法不可私名節不可虧若貸之則劉氏爲不忠之門妾與公何面目見將士乎趣命斬之然後成喪將士皆感泣議者以唐援兵尙彊多請罷兵屬主疑之時李穀寢疾在第周主使范質王溥就與之謀穀上疏以爲壽春危困破在旦夕若繫駕親征則將士爭奮援兵震恐城中知亡必可下矣周主悅二月庚

午周主郭榮詔有司更造祭器祭玉等命國子博士聶崇義討論

制度爲之圖

祭器博彝簠益簋豆之屬也祭玉蒼璧禮天黃琮禮地青圭禮東方未瑤禮南方白琥禮西方元璜禮北方

方也時禮官博士準詔議祭器祭玉制度國子祭酒尹崇引崔瑗思三禮義宗云蒼璧所以禮天其長十有二寸蓋法天之十二時又引江都集白虎通諸書所說云璧皆外貞內方又云黃琮所以禮地其長十寸以法地之數其象外方內貞八角而有好國子博

士嘉崇教以爲璧內外皆負其徑九寸按阮氏鄭元圖皆云九寸周禮玉人璽又有九寸之璧及引爾雅云肉倍好謂之璧好倍肉謂之瑗肉好若一謂之環郭璞註云好孔也肉邊也而不執尺寸之數崇義又引冬官玉人云璧好三寸爾雅云肉倍好謂之璧蓋兩邊肉各三寸通好共九寸則其璧九寸明矣崇義又云黃琮八方以象地每角各刻出一寸六分共長八寸厚一寸按爾雅及阮氏圖並無好又引冬官玉人云琮八角而無好崇義又云琮瑋非璧是禮天地之器而琮瑋惟言璧瑋瑋三者有餘琮瑋諸器並不言之則黃琮八角而無好明矣時太常卿田敏已下以崇義援引周禮正文爲是乃從之

甲戌周以王

朴權東京留守兼判開封府事以三司使張美爲大內都巡檢以侍衛都虞候韓通爲京城內外都巡檢乙亥周主郭榮發大梁先是周與唐戰唐水軍銳敏周人無以敵之周主每以爲恨返自壽春於大梁城西汴水側造戰艦數百艘命唐降卒教北人水戰數月之後縱橫出沒殆勝唐兵至是命右驍衛大將軍王環將水軍數千自閔河沿潁入淮

丁度曰閔河本曰琵琶溝今名蔡河潁潁河也註詳見後卷蔡河下今按蔡河自東

京戴樓門入京城出宣化水門投東南下經陳州至蔡口入潁河  
潁河自嵩山發源由潁昌至鹿邑界過蔡河口與蔡河合流經  
昌府頓上縣至西正陽入淮河唐人見之大驚乙酉周主至下蔡三月己丑夜周

主度淮抵壽春城下庚寅旦躬擐甲胄軍於紫金山南命太祖皇  
帝擊唐先鋒寨及山北一寨皆破之斬獲三千餘級斷其甬道由  
是唐兵首尾不能相救至蔡周主分兵守諸寨還下蔡唐朱元

恃功頗違元帥節度

朱元恃其復舒和之功也

陳覺與元有隙屢表元反覆不

可將兵唐主季瓌以武昌節度使楊守忠代之守忠至濠州覺以

齊王景達之命召元至濠州計事將奪其兵元聞之憤怒欲自殺  
門下客宋垫說元曰大丈夫何往不富貴何必爲妻子死乎辛卯  
夜元與先鋒壕寨使朱仁裕等舉寨萬餘人降周裨將時厚卿不  
從元殺之唐主大怒誅其妻子元妻查氏文徽之女也年少有國

色文徽累表救之誠款懇切唐主署其表曰只斬朱元英不斬查

家女遂斬查氏尸於市文徽以珠籠覆尸哭之殞絕市人爲之下

淚文徽亦坐徙宣州又二年而卒距得疾之時正十年也

文徽精疾見二

百八十九卷

文徽幼好學能自刻苦及長甚氣好俠聞人困乏雖

不相識必往濟之坐是窮空不悔也或遺以金帛一夕盜去文徽

不言鄰里莫有知者久之盜敗於劾邑移文訊驗人始知之徐知

諤領浙西以文徽爲判官或獻玉杯知諤喜酬以錢百萬趣開宴

出杯行酒至文徽失手墜地而碎一座皆驚而文徽自若人以是

服其雅量 唐朱元旣降周周主郭榮慮其餘眾沿流東潰遽命

虎捷左廂都指揮使趙晁

五代會要廣順元年改侍衛馬軍曰將龍捷左有軍步軍曰虎捷左右軍 將

水軍數千沿淮而下壬辰且周主軍於趙步

趙步在淮河北岸水濱泊舟之地人坎岸

爲道以上下謂之步趙步以趙氏居其地而得名今自鬱春花鬻  
鎮淮東下百餘里得趙步灘又東逕梁城灘北齊梁陸抗之地  
也淮水中有梁城灘又者將擊唐紫金山寨大破之殺獲萬餘人  
東二十五里至洛河口諸將擊唐紫金山寨大破之殺獲萬餘人

擒許文稹邊鎬楊守忠餘眾果沿淮東走周圭自趙步將騎數百  
循北岸追之諸將以步騎循南岸追之水軍自中流而下唐兵戰

溺死及降者殆四萬人獲船艦糧仗以十萬數時周圭馳至荆

山洪荆山在濠州鍾離縣西八十三里卽梁武帝築堰之地今按遠軍正治荆山距趙步二百餘里是

夜宿鎮淮軍鎮淮軍時置於渦口癸巳從官始至唐劉仁贍聞援兵敗扼吭

歎息甲午周發近縣丁夫城鎮淮軍爲二城夾淮水徙下蔡浮梁

於其間扼濠壽應援之路會淮水漲唐濠州都監彭城郭廷謂以

水軍泝淮欲掩不備焚浮梁周右龍武統軍趙匡贊規知之伏兵

邀擊破之唐齊王季景達及陳覺皆自濠州奔歸金陵惟靜江

指樞使陳德誠全軍而還戊戌周以淮南節度使向訓爲武南節度使淮南道行營都監將兵戍鎮淮軍己亥周主郭榮自鎮淮軍復如下蔡唐主李璣議自督諸將拒周中書舍人喬匡舜上疏切諫唐主以爲沮眾流撫州唐主問神武衛統軍朱匡業劉存忠以守禦方略匡業誦維隱詩曰時來天地皆同力運去英雄不自由存忠以匡業言爲然唐主怒貶匡業撫州刺史流存忠於饒州既而竟不敢自行周主知壽州且下心獨嘉劉仁贍之忠恐城破眾或殺之乃下詔慰諭仁贍使自擇禍福甲辰正耀兵於壽春城北而不攻城意欲使之走也而仁贍已病甚不知人丙午監軍使周廷構營田副使孫羽等作仁贍表遣使奉之降周丁未周主賜仁贍詔遣閤門使萬年張係績入城宣諭仁贍子崇讓復出謝罪戊

由周主大陳甲兵受降於壽春城北廷構等昇仁贈出城仁默臥

不能起周主慰勞賜賚復令人城養疾

考異曰實錄時仁曾臥疾已亟遂翻然納款而賊中

諸軍萬計皆屏息以聽其命又曰仁贈精財重士法令嚴肅故能以一城之眾連年拒守逮其求降而其下無敢竊議者斯亦一時之名將也歐陽史三月仁贈病甚已不知人其副使孫羽詐爲仁贈書以城降世宗命昇仁贈至帳前棄款久之賜以玉帶御馬復使人賊養疾是日刺曰劉仁贈盡忠所事抗節無虧前代名將人可比予之南伐得爾爲多乃拜仁贈檢校太尉兼中書令天平軍節度使仁贈不能受命而卒世宗遣彭城郡王以其子宗頤爲徐州刺史李景闇仁贈卒亦贈太師又曰仁贈既沒其子以自明矣豈有垂死而變節者乎今世宗實錄載仁贈降書蓋其副使孫羽等所爲也當世宗時王環爲蜀守秦州攻之久不下其後力別而降世宗頗嗟其忠然止以爲大將下見世宗待二人之厚薄而考其制書乃知仁贈非降者也今從之○昇音余

庚戌

風徙壽州治下蔡

壽州宋升爲壽春府至今台下蔡縣而壽春故縣自爲縣在淮水之南西北距下蔡二十五里高宗南渡復於壽州舊治壽春縣建安豐軍以爲控扼之地蓋地險所在通古今不能易也宋白曰下蔡古之蔡國吳之州來左傳蔡成公遷於州來謂之下蔡是也漢爲下蔡縣梁於碭石山築城以拒魏卽今縣城也

救州境死罪以下州



民受唐文書聚山林者竝召令復業勿問罪有嘗爲其殺傷者毋得讎訟獄日政令有不便於民者令本州條奏辛亥以劉仁贍爲天平節度使兼中書令制辭略曰盡忠所事抗節無虧前代名臣幾人堪比朕之伐叛得爾爲多是日霽晦雨黃沙如霧周主在下蔡疑有變馳騎覘之則仁贍已卒邠人皆哭偏裨及士卒自到以殉者數十人辭夫人亦不食五日而卒周主遣使弔祭追封彭城郡王復以清淮軍爲忠正軍楊氏以壽州還忠正軍後改清淮軍今復爲忠正軍以旌劉仁贍之節按辭史唐明宗天成二年詔昇壽州爲忠正軍長興二年閏五月己丑升壽州爲昭順軍八月癸酉升州爲昭信軍宋白續通典曰壽州後唐天成元年升爲昭化軍節度使今茲存之以俟博考以旌仁贍之節以右羽林統軍楊信爲忠正節度使同平章事唐主聞仁贍死哭之慟贈太師中書令諡忠肅歎曰仁贍有知其可捨吾而受周命邪夜夢仁贍拜於墀

下若受命者然壽春父老立廟祀之 前許州司馬韓倫侍衛

馬軍都指揮使令坤之父也令坤領鎮安節度使倫居於陳州

諫州

鎮安軍

治所 干預政事貪污不法爲公私患爲人所訟令坤屢爲之泣

請癸丑詔免倫死流沙門島

登州蓬萊縣有沙門島置沙門寨

倫後得赦還居洛

陽與光祿卿致仕柴守禮及當時將相王溥王晏王彥超之父游

處恃勢恣橫洛陽人畏之謂之十阿父周主郭榮旣爲太祖嗣人

無敢言守禮子者但以元舅處之優其俸給未嘗至大梁嘗以小

忿殺人有司不敢詰周主知而不問 固開壽州倉振饑民丙辰

周主郭榮北還夏四月己巳至大梁 周修永福殿命宦官孫延

希董其役丁丑周主郭榮至其所見役徒有削椽爲匕瓦中噉飯

者大怒斬延希於市 周之克秦風也

事見上卷二年

以蜀兵數千人爲

懷恩軍乙亥遣懷恩指揮使昭知遠等將士八百餘人西還

示中國威

德

也 壬午周李穀扶疾入見周主郭榮命不拜坐於御坐之側穀

懇辭祿位不許 甲申周分江南降卒爲六軍三十指揮號懷德

軍 乙酉周詔疏汴水北入五丈河

河自郟城歷曹濟及郟其廣五丈舊名五丈河宋開寶六

年詔改名廣濟河詳史曰後五丈河東流於定陶入於濟以通齊魯運路

由是齊魯舟楫皆達於大梁

五月丁酉以太祖皇帝領義成節度使 周以律令文古難知格

救煩雜不壹命御史知雜事張湜等

唐制御史臺有侍御史六人以及次者一人知雜事謂之

雜端杜佑通典曰知雜事謂之南牀殿中監察不得坐凡侍御史之例不出累月遷登南省故謂之南牀百官察其行止出入屏棄

去流殿中以下

皆稟司隨之 訓釋詳定爲刑統

刑統一書終宋之世行之

唐郭廷謂將水

軍斷渦口浮梁又襲敗周武甯節度使武行德於定遠行德僅以

身免唐主李璣以廷謂爲潁州團練使充上淮水陸應援使

上淮謂淮

水之

上游 蜀人多言左右衛聖馬步都指揮使係甯節度使同平章

事李廷珪爲將敗覆不應復典兵廷珪亦自請罷去六月乙丑蜀

主孟昶加廷珪檢校太尉罷軍職李太后以典兵者多非其人謂

蜀主曰吾昔見莊宗跨河與梁戰及先帝在太原平二蜀諸將非

有大功無得典兵故士卒畏服李太后本唐莊宗後宮莊宗以今

王昭遠出於廝養王昭遠成都人年十三事東郭禪師習誦爲童

入高麗愛其慧慧時後主方就學伊審徵韓係貞趙崇韜皆膏梁

乳臭子按路振九國志趙崇韜者延壽之子素不習兵徒以舊恩實於人上平時誰

敢言者一旦疆場有事安能禦大敵乎以吾觀之惟高彥休太原

舊人終不負汝自餘無足任者蜀主不能從 丁丑夙以前華州

刺史王祚爲潁州團練使祚溥之父也溥爲宰相祚有賓客溥常

朝服侍立客坐不安席祚曰狔犬不足為起 秋七月丁亥周主

郭榮治定遠及壽春城南之敗以武甯節度使兼中書令武行德

為左衛上將軍河陽節度使李繼勳為右衛大將軍 北漢主劉

鈞初立七廟 北漢主自以承高祖隱帝之後與晉竊者不同然地  
秋國貧日困於兵今始能立七廟以儆天子之制

周司空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李穀臥疾二年凡九表辭位八

月乙亥罷守本官令每月肩輿一詣便殿議政事 周以樞密副

使戶部侍郎王朴檢校太保充樞密使 周懷恩軍至成都 是年  
四月

遣懷恩軍西還  
今方至成都 蜀主孟昶遣梓州別駕胡立等八十人東還 胡立  
為對

所擒兒上  
卷三年 且致書為謝請通好奏未立等至大梁周主郭榮以蜀

主抗禮不之答蜀主聞之怒曰朕為天子郊祀天地時爾猶作賊

何敢如是 九月周中書舍人竇徽上疏請令有司討論古今禮

儀作大周通禮考正鍾律作大周正樂又以為爲政之本莫大擇人擇人之重莫先宰相自有唐之末輕用名器始爲輔弼卽兼三公僕射之官故其未得之也則以趨競爲心既得之也則以容默爲事但思解密勿之務守崇重之官迺透林亭保安宗族乞金卽

日宰相於南宮三品兩省給舍以上各舉所知

南宮謂尚書省也三品謂六部尚書

也兩省謂中書門下省也給舍謂給事中中書舍人也

若陛下素知其賢自可登庸若未也

且令以本官權知政事葦歲之閒察其職業若果能堪稱其官已

高則除平章事未高則稍更遷官權知如故若有不稱則罷其政

事實其舉者又班行之中有員無職者太半

如諸衛將軍東官官國內諸使之類

量其才器授以外任試之於事還以舊官登敘考其治狀能者進

之否者黜之又請令盜賊自相糾告以其所告貲產之半賞之或

親戚爲之首則論其徒侶而赦其所首者如此則盜不能聚矣

言或

親戚相與爲盜其中自能自首者則赦之其徒則論其罪也

又新鄭鄉村團爲義營各立將佐

一戶爲盜累其一村一戶被盜罪其一將每有盜發則鳴鼓舉火丁壯雲集盜少民多無能脫者由是鄰縣充斥而一縣獨清請令他縣皆效之亦止盜之一術也又累朝以來屢下詔書聽民多種廣耕上輸舊稅及其既種則有司履畝而增之故民皆疑懼而田不加闢夫爲政之先莫如敦信信苟著矣則田無不廣田廣則穀多穀多則藏之民猶藏之官也又言陛下南征江淮一舉而得八州再駕而平壽春威靈所加前無疆敵今以眾擊寡以治伐亂勢無不克但行之貴速則彼民免倖馘之災此民息轉輸之困矣周主郭榮覽而善之儼儀之弟也 冬十月戊午周設賢良方正直

言極諫經學優深可爲師法詳閑吏理達於教化等科 周主郭榮好拔英俊有自布衣及下位上書言事者多不次進用兵部尙書張昭上疏諫曰昔唐初劉洎馬周起於徒步太宗擢用爲相其後柳璨朱朴方居下僚昭宗亦加大用此四士者受知於人主同也然太宗用之而國興昭宗用之而國亡士之難知如此臣願陛下存舊法而用人當以此四士爲鑒戒周主善之 癸亥北漢麟州刺史楊重訓舉城降周大相廣順二年楊重訓以麟州歸款中開必又附北漢也以爲麟州防禦使 己巳周以王朴爲東京留守聽以便宜從事以三司使張美充大內都點檢壬申周主郭榮發大梁十一月丙戌至鎮淮軍是夜五鼓濟淮丁亥至濠州城西濠州東北十八里有難唐人柵於其上環水自固謂周兵必不能涉戊子周主自攻之命內殿



直康係裔帥甲士數百乘橐駝涉水太祖皇帝帥騎兵繼之遂拔之李重進破濠州南關城癸巳周主自攻濠州王審琦拔其水寨唐人屯戰船數百於城北又植巨木於淮水以限周兵周主命水軍攻之拔其木焚戰船七十餘艘斬首二千餘級又攻拔其羊馬城中震恐周主遣諜持詔諭濠州團練使郭廷謂降丙申夜廷謂表言臣家在江南今若遽降恐爲唐所種族請先遣使詣金陵稟命然後出降周主許之辛丑周主聞唐有戰船數百艘在渙水

東

渙水逕宿亭之關東南至礪石山西而南入淮

欲救濠州自將兵夜發水陸擊之癸卯

大破唐兵於洞口

今滁州東九十里有浮山山下有穴名浮山洞夏潦不能及而冬不加高故人疑其山爲浮洞口竊意卽浮山洞

斬首五千餘級降卒二千餘人因鼓行而東所至皆下

乙巳至泗州城下太祖皇帝先攻其南因焚城門破水寨及月城

月城者臨水築城兩  
頭抱水形如御月

周志居於月城樓督將士攻城北漢主劉

鈞自卽位以來方安集境內未遑外略是月契丹遣其大同節度

使侍中崔勳將兵來會北漢欲同寇周北漢主遣其忠武節度使

同平章事李存瓌將兵會之南侵周潞州至其城下而還

忠武軍  
潞州屬

周李存瓌  
善騎耳

北漢主知契丹不足恃而不敵違與之絕贈送勳甚厚

十二月乙卯唐泗州守將范再遇舉城降周周以再遇爲宿州

團練使周主郭榮自至泗州城下禁軍中芻蕘者毋得犯民田民

皆感悅爭獻芻粟既克泗州無一卒敢擅入城者周主聞唐戰船

數百艘泊洞口遣騎訶之唐兵退保清口 戊午周主郭榮自將

親軍自淮北進命太祖皇帝將步騎自淮南進諸將以水軍自中

流道共追唐兵時淮濱久無行人葭葦如織多泥淖溝壑士卒乘

勝氣芟涉爭進皆忘其勞

草行爲芟水行爲涉

庚申追及唐兵且戰且行軍

士作櫓來之歌

櫓來者但來也北人語音先是漢有小兒背州唱和曰櫓來也未幾周師至軍上皆唱義歌其音句

曰櫓

來也歌聲與金鼓聲聞數十里辛酉至楚州西北大破之

九風志泗州西

至濠州一百七十五里東北至楚州二百二十里

唐兵有沿淮東下者爾志自追之太祖

皇帝爲前鋒行六十里擒其保義節度使濠泗楚海都應援使陳

承昭以歸

保義軍濠州或周陳承昭遠領耳

所獲戰船燒沈之餘得三百餘艘士

卒殺溺之餘得七千餘人唐之戰船在淮上者於是盡矣 郭廷

謂使者自金陵還知唐不能救命錄事參軍鄱陽李延鄒草降表

延鄒實以忠義延謂以兵臨之延鄒擲筆曰大丈夫終不負國爲

叛臣作降表延謂斬之舉濠州降周得兵萬人糧數萬斛唐主季

瑋實李延鄒之子以官壬戌周主濟淮至楚州營於城西北乙丑

唐雄武軍使知澠水縣事崔琦迎降虜丙寅虜以郭廷謂爲亳州

防禦使戊辰虜主攻楚州克其月城庚午郭廷謂見於行宮虜主

曰朕南征以來江南諸將敗亡相繼獨卿能斷渦口浮梁破定遠

寨事見上五月所以報國足矣濠州小城使李璟自守能守之乎使將

濠州兵攻天長虜主遣鐵騎左廂都指揮使武守琦將騎數百趨

揚州至高郵九城志高郵東南至揚州一百里唐人悉焚揚州官府民居驅其人

南渡江九城志揚州南至江四十五里後數日周兵至城中餘癘病十餘人而已

癸酉守琦以聞虜主聞泰州無備遣兵襲之丁丑拔泰州南漢

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盧贍卒南漢主劉晟聞唐屢敗憂形於色

遣使入貢於周爲湖南所閉乃治戰艦修武備旣而縱酒酣飲曰

吾身得免幸矣何暇慮後世哉唐使者陳處堯在契丹白契丹

主耶律述律請南遊太原北漢主劉鈞厚禮之留數日而還竟卒

於契丹

去年唐主清陳處  
堯如契丹乞師

唐撫州節度使刁彥能卒彥能少孤

事母篤孝喜讀書在鎮委任文吏郡政修理亦好篇詠嘗與李建勳贈荅建勳奏之唐主璟笑曰吾不知彥能乃西班牙學士也性修嚴所居雖傳舍一日必葺燕居容服不少惰周宗何敬洙皆故人也每飲酒常蓬首裸體若彥能在座則皆儼然

資治通鑑補卷第二百九十四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後列國紀二十九

戊周顯德五年唐中興元年三月又改交泰元年春正月乙酉周廢

生年自漢主劉銀大寶元年是歲凡五國三鎮  
匡國軍唐末以同州置匡國軍唐改元中興丁亥鳳右龍武將軍王漢

璋奏克海州己丑鳳以侍衛馬軍都指揮使韓令坤權揚州軍

府事周主郭榮欲引戰艦自淮入江阻北神堰不得度北神鎮在楚州

城北五里吳王夫差溝通江淮後人於此立堰者以淮水低溝水高防其洩也舟行度堰入淮今號爲平水堰欲鑿楚州

西北鶴水以通其道今楚州城西老鶴河是也遣使行視還言地形不便計功

甚多周主自往視之授以規畫發楚州民夫浚之旬日而成用功

甚省巨艦數百艘皆達於江唐人大驚以爲神 壬辰虬拔唐靜

海軍始通吳越之路 先是唐於海陵之東境置靜海都鎮制置院西至海陵二百七十五里宋白曰靜海軍本

揚州狼山鎮地南唐始領山北立靜海 先是周主郭榮遣左諫議

大夫長安尹日就等使吳越語之曰卿今去雖汎海比還淮南已

平當陸歸耳 自靜海軍東南至江口於狼山之西度江登陸抵福山鎮則蘇州常熟縣界吳越之境也 已而果

然 甲辰蜀右補闕章九齡進見蜀主孟昶言政事不治由奸佞

在朝蜀主問奸佞爲誰指李昊王昭遠以對蜀主怒以九齡爲毀

斥大臣貶維州錄事參軍 周兵攻虜楚州踰四旬楚州防禦使

張彥卿固守不下乙巳周主郭榮自督諸將攻之宿於城下丁未

克之彥卿與都監鄭昭業猶帥眾拒戰矢刃皆盡彥卿舉繩牀以

自縊

鬪而死所部千餘人至死無一人降者周師屠其城焚廬舍殆盡  
荆南節度使高係融遣指揮使魏璘將戰船百艘東下會周師

伐唐至於鄂州 庚戌蜀置永甯軍於果州以通州隸之 唐以

天長爲雄州以建武軍使易文贊爲刺史二月甲寅文贊舉城降

周 戊午周主郭榮發楚州丁卯至揚州命韓令坤發丁夫萬餘

築故城之東南隅爲小城以治之 今揚州大城是也揚州古 乙

亥周黃州刺史司超奏與控鶴右廂都指揮使王審琦攻唐舒州

擒其刺史施仁望 丙子周建維節度使真定楊廷璋奏敗北漢

兵於隰州城下時隰州刺史孫議暴卒廷璋謂都監閑廢使李謙

溥曰今大駕南征隰州無守將河東必生心若奏請待報則孤城

危矣卽牒謙溥權隰州事謙溥至則修守備未幾北漢兵果至諸

黃治通鑑卷之九十四 後列國紀二十九 一 忠者



將請速救之廷璋曰隰州城堅將良未易克也北漢攻城久不下

廷璋度其疲困無備潛與謙溥約各募死士百餘夜襲其營

九城志首

州西北至隰州二百五十里

北漢兵驚潰斬首千餘級北漢兵遂解去

三月

壬午朔周主郭瑩如秦州 丁亥唐大赦改元交泰 唐太弟李

景遂前後凡十表辭位且言今國危不能扶請出就藩鎮燕王宏

冀嫡長有軍功

宏冀唐王之嫡長子軍功謂用柴克宏敗吳越兵以解常州之圍也事見上卷三年

宏爲嗣

謹奏上太弟寶冊齊王景運亦以敗軍辭元帥唐主乃立景遂爲

晉王加天策上將軍江南西道兵馬元帥洪州大都督太尉尚書

令以景達爲浙西道元帥潤州大都督景達以浙西方用兵固辭

吳越之兵雖於常州敗退蓋猶遙應中國

改撫州大都督立宏冀爲皇太子參決庶政

宏冀爲人猜忌嚴刻景遂左右有未出東宮者立斥逐之

爲宏冀毒殺

本

其弟安定公從嘉畏之不敢預事專以經籍自娛從嘉是爲後主煜

辛卯周主郭榮如迎鑿鎮

迎鑿鎮本唐之白沙也吳主揚溥至白沙爲迎鑿鎮白沙之地本屬江都唐分

江都置永貞縣吳爲迎鑿鎮宋爲真州

屢至江口遣水軍擊唐

兵破之聞唐戰艦數百艘泊東浦洲將趣海口扼蘇杭路

東浦洲在泰州

東南大江中元是海嶼沙島之地宋白曰東浦洲在通州東南通州海門縣界

浦音布嶼音序遣殿前都虞候

慕容延釗將步騎右神武統軍宋延渥將水軍循江而下甲午延

釗奏大破唐兵於東浦洲周主遣李重進將兵趣贛州唐主李璟

聞周主在江上恐遂南度又恥降號稱藩乃遣兵部侍郎陳覺奉

表考吳日十國紀年遺樞密使陳覺奉表實詳載其表云今遺左

表諫議大夫兵部侍郎臣陳覺男聽敕命蓋當時所假之官耳今

從請傳位於太子宏冀使聽命於中國時淮南惟慮舒蘄黃未下

丙申覺至迎鑿見周兵之盛因白於周主請遣人度江取表獻四

州之地齊江為境以求息兵辭旨甚哀周主曰朕本與師止取江

北爾主能舉國內附朕復何求覺拜謝而退丁酉覺請遣其屬開

門承旨劉承遇如金陵周主賜唐主書稱皇帝恭問江南國主慰

納之戊戌吳越奏遣上直指揮使處州刺史邵可遷秀州刺史路

彥銖以戰艦四百艘士卒萬七千人屯通州南岸周既克靜海軍

州常熟縣福山鎮之地即東晉之南也唐主復遣劉承遇奉表於周稱唐國主請獻

江北四州歲輸貢物十萬於是江北悉平得州十四縣六十光啓

斷黃餘州漆泗楚揚通秦十四州庚子周主賜唐主書諭以緣江諸軍及兩浙湖

南荆南兵並當罷歸其廬蘄黃三道亦令斂兵近外謂周所遣進

軍也近外謂俟彼將士及家屬就道可遣人召將校以城邑付之

江中舟艦有須往來者並令就北岸引之凡唐舟艦在北岸者皆

許令引就南岸籍註既

已書其為界則北岸為周境矣許之引月往來者示弟一家不相侵也辛丑陳覺辭行周主又賜唐

主書諭以不必傳位於子壬寅周主自迎鑿復如揚州癸卯詔吳

越荆南軍各歸本道賜錢宏似犒軍帛三萬匹高保融一萬匹吳

軍臨南沙荆南軍至鄂州各歸之使歸甲辰周置保信軍於廬州以右龍武統軍趙

匡贊為節度使丙午唐主遣馮延巳獻銀絹錢茶穀共百萬以犒

軍延巳兩箱四錢買茶斤穀石各以為計其數共為百萬己酉周命宋延渥將水軍三千派江

巡警庚戌救故淮南節度使楊行密故昇府節度使徐溫等募竝

景給守戶削其僭盜存其節與昇府即金陵金陵唐之昇州故曰昇府其江南羣臣募在江北

者亦委長吏以時檢校辛亥唐主遣其臨汝公徐達代己來上壽

晉奉酒上壽非聖節也是月鳳浚汴口導河流達於淮於是江

淮舟楫始通此即唐時運路也自江淮割斷淮漕不通水路漕壅今復浚之夏四月乙卯周主

郭榮自揚州北還 周新作太廟成庚申神主人廟

太祖實順二年作太廟於

大梁至是始成

辛酉夜錢塘城南火延及內城官府儲舍幾盡壬戌旦

火將及鎮國倉吳越王錢宏偃久疾自甓出救火火止謂左右曰

吾疾因災而愈眾心稍安 周主郭榮之南征也契丹乘虛入寇

壬申周主至大梁命張永德將兵備禦北邊 五月辛巳朔日有

食之 周詔賞勞南征士卒及淮南新附之民 辛卯周以太祖

皇帝領忠武節度使徙安審琦爲平盧節度使 周成德節度使

郭崇攻契丹東城拔之

東城漢渤海郡之東州縣也隋改曰東城唐屬瀛州宋熙寧六年省東城爲靈屬河

即以報其入寇也 周主李璟避周廟諱更名景下令去帝號稱

國主凡天子儀制皆有降損去年號用周正朔

考異曰世宗實諱詳史顯德三年乙

卯十一月伐淮南唐之係大十三年也三年正月四年二月十月三年淮南五年戊午三月北平唐之交泰元年也而江南錄誤

以係大十五年事合十四年十五年已改交泰五月去帝號明年乃顯德五年又明年卽建隆元年中間實少顯德六年江有錄最爲差誤其記李昇復姓亦先一年它事似此不可仍告於太廟者按故世宗取淮南年月專以實錄及薛史爲據

左僕射同章平事馮延巳罷爲太子太傅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嚴續罷爲少傅樞密使兵部侍郎陳覺罷守本官初馮延巳以取中原之策說唐主由是有寵延巳嘗笑烈祖戢兵爲齷齪無大略曰

安陸所喪纜數千兵爲之輟食咨嗟者旬日

謂晉高祖天福五年李承裕安州之敗也

事見二百八十二卷此田舍翁識量耳安足與成大事豈如今上暴師數萬

於外而擊毬宴樂無異平日眞英主也延巳與其黨談論常以天下爲己任吏相唱和翰林學士常夢錫屢言延巳等浮誕不可信唐主不聽夢錫曰好言似忠陛下不悟國必亡矣及臣服於周延巳之黨相與言有謂周爲大朝者夢錫大笑曰諸公常欲致君堯

舜何意今日自爲小朝耶眾默然

附錄延己工詩雖貴且老不廢吟咏即宮及數行晚日龍旗百

尺春風識者謂有元和氣象尤喜爲樂府其鶴冲天詞云曉月墜

病云披銀燭錦屏開遺章遠動玉繩低宮漏出花遲又歸區誌詞

云江水碧江上何人吹玉笛扁州遠送瀟湘客蘆花千里山月白

傷行也明使便是關山隔見稱於世元宗嘗因曲宴從容謂延己

曰吹謔一池香水干卿何事延己對曰安得如陛下小謔吹散玉

笙寒哉元宗悅時喪敗不支稽首稱臣於敵奉其正朔以苟歲月

而君臣相自唐主內附周主郭榮止因其使者賜書未嘗遣使至

其國己酉始命太僕卿馮延魯衛尉少卿鍾謨使於唐

賜以御衣玉帶等及犒軍帛十萬并今年欽天歷

是年正月始行王杜所上欽天

劉承遇之還自金陵也

見上唐主使陳覺白周主以江南無鹵

田

海濱鹹鹵可以資鹽鹵田今謂之鹹地○鹹音減又去聲與鹵同願得海陵鹽南屬以贖軍

主曰海陵在江北難以交居

言難使周之官吏與唐之官吏雜居也當別有處分至

是詔戔支鹽三十萬斛以給江南所俘獲江南士卒稍稍歸之

六月壬子鳳昭義節度使李筠奏擊北漢石會關拔其六寨乙卯

晉州奏都監李謙溥擊北漢破孝義

孝義漢中陽縣地後魏曰永安唐貞觀元年改曰孝義屬

汾州在州東南宋熙寧五年省孝義爲鎮屬介休縣宋白曰孝義縣本漢慈氏縣地曹魏移中陽縣於今理永嘉後省入陽城後魏又分陽城於今寧石縣東三十里置安縣貞觀元年以縣名與涪州縣同改爲孝義因縣人鄉輿有行義爲名

高保

融遣使勸蜀主孟昶稱藩於周蜀主報以前歲遣胡立致書於周

而不答

見上卷

秋七月丙戌鳳初行大周刑統

周主郭榮欲

均田租丁亥詔曰近覽元稹長慶集見在同州時所上均田表較

當時之利病曲盡其情俾一境之生靈咸受其賜傳於方策可得

披尋因令製素成圖直書其事徧賜諸道 閏月唐清源節度使

兼中書令曹從效

唐置清源軍於泉州

遣牙將蔡仲贊衣商人服以絹表置

革帶中間道稱藩於鳳

唐江西元帥晉王季景遂之赴洪州也



見上以時方用兵啟求大臣以自副唐主季景以樞密副使工部侍郎李徵古爲鎮南節度副使徵古傲很專恣景遂雖寬厚久而不能堪常欲斬徵古自拘於有司左右諫而止景遂忽忽不樂太子宏冀在東宮多不法唐主怒譬以毬杖擊之曰吾當復召景遂昭慶宮使袁從範從景遂爲洪州都押牙或譖從範之子於景遂景遂欲殺之從範由是怨望宏冀聞之密遣從範誘之八月庚辰景遂擊迷渴甚從範進漿景遂飲之而卒未殯體已潰唐主不知贈皇太弟諡曰文成景遂制行雅循有君子之風及遇毒向空願捐退謂左右曰上帝命我代許旌陽遂卒 辛巳南漢王劉晟

列年三

長子衢王繼興卽帝位更名銀改元大寶銀年十六國事

皆決於宦官玉清宮使葉澄樞

歐史曰劉氏作諷宮以遊離有南宮大明昌華甘泉玩華秀華玉清

太微諸宮皆  
置宮使領之及女侍中盧瓊仙等臺省官備位而已 甲申唐始

置進奏院於大梁唐屬  
故也 壬辰周命西上閣門使靈壽曹彬使於

吳越賜吳越王錢宏假騎軍鋼甲二百謂堅  
鐵也步軍甲五千及他兵

器彬事畢亟返不受饋遺吳越人以輕舟追與之至於數四彬曰

吾終不受是竊名也盡籍其數歸而獻之周主郭榮曰綠之奉使

乞匄無厭使四方輕朝命卿能如是甚善然彼以遣卿卿自取之

彬始拜受悉以散於親識家無甕者 辛丑馮延魯鍾謨復自唐

如周唐主季陵手表謝恩手表者  
手書之其略曰天地之恩厚矣父母之

恩深矣子不酬父人何報天惟有赤心可酬大造又乞比藩方賜

詔書又稱有情事令鍾謨上表乞令早還唐主復令謨自周主郭

榮欲傳位太子九月丁巳周以延魯爲刑部侍郎謨爲給事甲巳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九十四 後列國紀二十九 七

未先遣讓還賜誓諭以未可傳位之意唐主復遣吏部尚書知樞

密院殷崇義知恩賀天清節

帝生於九月二十四日以爲天清節

周主郭榮謀伐

蜀冬十月己卯以戶部侍郎高防爲西南面水陸制置使右贊善

大夫李玉爲判官

甲午周主郭榮歸馮延魯及左監門衛上將

軍許文稹右千牛衛上將軍邊鎬衛尉卿周廷構於唐

馮延魯被擒見二百

九十二二年許文稹邊鎬被擒唐主李景以文稹等皆敗軍之

見上卷上年周廷構降亦見是年俘棄不復用高保融再遣蜀主孟昶書勸稱臣於周蜀主集將

相議之李昊曰從之則君父之辱遠之則周師必至諸將能拒周

乎諸將皆曰以陛下聖明江山險固豈可望風屈服秣馬厲兵正

爲今日臣等請以死衛社稷丁酉蜀主命吳草書極言拒絕之

周遣左散騎常侍須城艾頂等三十四人分行諸州均定田租

須城

縣帶鄆州卽唐之須昌縣後唐遺獻祖廟諱改曰須臾

庚子文詔諸州并鄉村率以百戶爲

團團置耆長三人周主郭榮留心農事刻木爲耕夫蠶婦置之殿

庭周命武勝節度使宋延渥以水軍巡江高係融奏於周開

王師將伐蜀請以水軍趣三峽詔褒之十一月庚戌周敕寶嚴

編集大周通禮大周正樂

去年寶嚴請定禮樂疏見上卷

辛亥南漢葬文武光

明孝皇帝於昭陵廟號中宗乙丑唐主李景復遣禮部侍郎鍾

謨入見於周周李玉至長安或言蜀歸安鎮在長安南三百餘

里可襲取也

蜀安鎮當在蜀全州界

玉信之牒永興節度使王彥超索兵二

百彥超以爲歸安道阻隘難取玉曰吾自奉密旨彥超不得已與

之玉將以往十二月蜀歸安鎮邊使李承勳據險邀之斬玉其眾

皆沒乙酉蜀主孟昶以右衛聖步軍都指揮使趙崇翰爲北面

招討使丙戌以奉饗肅衛都指揮使武信節度使兼中書令孟貽

業爲昭武軍文州都招討使

昭武軍利州自利州以至文州委以控扼江油劍閣之險

左衛聖

馬軍都指揮使趙思進爲東面招討使山南西道節度使韓侏貞

爲北面都招討使將兵六萬分屯要害以備周 丙戌魏詔凡諸

色課戶及俸戶竝勒歸州縣

唐初諸司置公廩本錢以貿易取息計員多少爲月料其後罷諸司公廩

本錢以天下上戶七千人爲胥士而收其課計官多少而給之所謂課戶也唐又徵一歲稅以高戶主之月收息給俸所謂俸戶也

其募職州縣官自今竝支俸錢及米麥 初唐太傅兼中書令

楚公宋齊邱多樹朋黨欲以專固朝權躁進之士爭附之推獎以

爲國之元老樞密使陳覺副使李微古恃齊邱之勢尤驕慢及許

文稹等敗於紫金山覺與齊邱景達自濠州遁歸

事見上卷上年

國人恟

懼唐主李景嘗歎曰吾國家一朝至此因泣下微古曰陛下當治

兵以扞敵涕泣何爲豈飲酒過量邪將乳母不至邪唐王色變而  
微古舉止自若會司天奏天文有變人主宜避位禳災唐主乃曰  
禍難方殷吾欲釋去萬機棲心沖寂誰可以託國者微古曰宋公  
造國手也陛下如厭萬機何不舉國授之覺曰陛下深居禁中國  
事皆委宋公先行後聞臣等時入侍談釋老而已唐主心愠卽命  
中書舍人豫章陳喬草詔行之

洪州豫章

喬惶恐請見曰陛下一嘗

此詔則百官朝請皆歸齊邱尺地一民非陛下所有陛下縱脫擺  
萬乘獨不念先帝創業之艱難乎讓皇幽囚於丹陽陛下所親見  
也他日塗涕求爲田舍翁不可得矣唐主笑曰爾亦知其非邪乃  
止由是因晉王出鎮以微古爲之副

事見上

覺自周還亦罷近職鍾

謨素與李德明善以德明之死怨齊邱

李德明死見上卷三年

及奉使歸唐

後周顯德五年

言於唐主曰齊邱乘國之危遽謀篡竊陳覺李徵古爲之羽翼理

不可容陳覺之自周遣見上矯周主命謂唐主曰聞江南連歲拒

命首宰相嚴續之謀當爲我斬之唐主知覺素與續有隙固未之

信鍾謨請覆之於周審覆其言之虛實也唐主乃因謨復命上言久拒王師

皆臣愚迷非續之罪周主郭榮聞之大驚曰審如此則續乃忠臣

言嚴續果能爲其主設謀以拒周乃忠臣也朕爲天下主豈教人殺忠臣乎謨遣以白

唐主唐主欲誅齊邱等復遣謨入稟於周主周主以異國之臣無

所可否己亥唐主命知樞密院殷崇義草詔暴齊邱覺徵古罪惡

聽齊邱歸九華山舊隱官爵悉削故宋齊邱隱九華山見二百七十七卷唐長興二年群

賈授國子博士宣州安置徵古削奪官爵皆賜自盡黨與皆不問

遣使告於周覺在外雖姦佞苛酷及居家不能制義於一妻其妻

李氏如悍親執扈綬不置妾媵宋齊邱嘗選三婢與之頗有容質  
李亦無難色奉事三婢禮如舅姑晨夕承侍未嘗輒離左右人問  
其故則曰此令公寵倖之人也見之若見令公敢倨慢邪三婢不  
自安求還宋第覺唯唯聽從而已 丙午蜀以峽路巡檢制置使  
高彥儔爲招討使 因平虜節度使太師中書令陳王安審琦僕  
夫安友進與其嬖妾通妾恐事泄與友進謀殺審琦友進不可妾  
曰不然我當反告汝友進懼而從之

**起**

周書卷六年六月恭帝宗  
諱立是歲凡五陵三鎮

春正月癸丑審琦醉熟寢妾取審琦

所枕劍授友進而殺之仍盡殺侍婢在帳下者以滅口後數日其  
子守忠始知之執友進等凡之內音 初周之有司將立正仗宿

設樂縣於殿庭

前一夕設之  
習之謂設

周主郭榮觀之見鐘磬有設而不擊



者問樂工皆不能對乃命竇獻討論古今考正雅樂王朴素曉音

律屬志以樂事詢之朴上疏以爲禮以檢形樂以治心形順於外

心和於內然而天下不治者未之有也是以禮樂修於上萬國化

於下聖人之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

孝賢所成孔子之言

用此道也夫

樂生於人心而聲成於物物聲既成復能感人之心昔黃帝吹九

寸之管得黃鐘正聲半之爲清聲倍之爲緩聲三分損益之以生

十二律

三分其一而損益之上生下生而十二律備矣

十二律旋相爲宮以生七調爲一

均凡十二均八十四調而大備自秦而下旋宮聲廢逮東漢雖有

太子承鮑鄴興之亦人亡而音息漢至隋垂十代凡數百年所存

者黃鐘之宮一調而已十二律中唯用七聲其餘五律謂之啞鐘

蓋不用故也唐太宗之世祖孝孫張文收考正大樂備八十四調

見一百九十二  
卷貞觀元年

安史之亂器與工什亡八九至於黃巢蕩盡無遺

時有太常博士殷盈孫按考工記鑄鍾十二編鐘二百四十鐘

謂之鍾小鐘十六枚  
向在一處謂之編鐘

處士蕭承訓校定石磬今之在縣者是也雖

有鐘磬之狀殊無相應之和其編鐘不同音律但循環而擊編鐘

編磬徒懸而已絲竹匏土僅有七聲名爲黃鐘之宮其存者九曲

考之三曲協律六曲參涉諸調蓋樂之廢缺無甚於今陛下武功

既著坐意禮樂以臣嘗學律呂宣示古今樂錄命臣討論臣謹如

古法以秬黍覆定尺度長九寸徑三分爲黃鐘之管與見在黃鐘

之聲相應以上下相生之法推之得十二律管以爲眾管互吹用

聲不便乃作律準十有三弦其長九尺

律準益梁武帝之遺法  
而梁武帝又本之京房皆

應黃鐘之聲以第八絃六尺設柱爲林鐘第三絃八尺設柱爲太

瑟第十絃五尺三寸四分設柱爲南呂第五絃七尺一寸三分設柱爲姑洗第十三絃四尺七寸五分設柱爲應鐘第七絃六尺三寸三分設柱爲蕤賓第三絃八尺四寸四分設柱爲大呂第九絃五尺六寸三分設柱爲夷則第四絃七尺五寸一分設柱爲夾鐘第十一絃五尺一分設柱爲無射第六絃六尺六寸八分設柱爲中呂第十三絃四尺五寸設柱爲黃鐘清聲十二聲中旋用七聲爲均爲均之主者惟宮也徵商羽角變宮變徵次焉發其均主之聲歸於本音之律七聲迭應而不亂乃成其調均有七調聲有十二均合八十四調歌奏之曲出焉此法久絕出臣獨見乞集百官校其得失詔從之時兵部尙書張昭等議曰昔帝鴻氏之作樂也俟八節之風聲測四時之正氣氣之清濁不可以筆授聲之善否

不可以口傳故嬴氏鑄鐘伶倫截竹爲律呂相生之筭宮商正和之音乃播之於管絃宣之於鐘石然後覆載之情訢合陰陽之氣和同八氣從律而不奸五聲成文而不亂空桑孤竹之韻足以禮神雲門大夏之容無虧觀德然月律有旋宮之法備於太師之職經秦滅學雅道陵夷漢初制氏所調惟存鼓舞旋宮十二均更用之法世莫得聞漢元帝時京房善易別音探求古義以周宮均法每月更用五音乃至準調旋相爲宮成六十調又以日法析爲三百六十傳於樂府而編懸復舊律呂無差遭漢中微雅音淪缺京房律準屢有言者事終不成錢樂空記其名沈重但條其說六十二律法寂寥不嗣梁武帝素精音律自造四通十二笛以敘八音又引古五正二變之音旋相爲宮得八十四調與律準所調音同數

異侯景之亂其音又絕隋朝初定雅樂羣黨沮議歷載不成而沛公鄭譯因龜茲琵琶七音以飲月律五正二變七調克諧旋相爲宮復爲八十四調工人萬寶常又減其絲數稍令古淡隋高祖不重雅樂令羣臣集議博士何妥駁奏其鄭萬所奏八十四調竝廢隋代郊廟所奏惟黃鐘一均與五郊迎氣雜用蕤賓俱七調而已其餘五鐘懸而不作三朝宴樂用纓樂九部迄於革命未能改更唐太宗爰命舊工祖孝孫張文收整比鄭譯寶常所均七音八十四調方得絲管竝施鐘石俱奏七始之音復振四廟之韻皆調自安史亂離咸秦蕩覆崇牙樹羽之器掃地無餘夏鑿搏拊之工窮年不嗣郊廟所奏何異南箕波蕩不還知音殆絕臣等竊以昔之所起出自人心變曠不能長存人事不能長泰人亡則音息世亂

則樂崩若不得知禮樂之情安明制作之本臣等據樞密使王朴  
條奏採京房之準法練梁武之通音考鄭譯寶常之七均校孝孫  
文收之九變積黍累以審其度聽聲詩以測其情依權衡嘉量之  
前文得備數和聲之大旨施於鐘簾足洽簫韶臣等今月十九日  
於太常寺集命太樂令賈峻奏王朴新法黃鐘調七均音律和諧  
不相凌越其餘十一管諸調望依新法教習以備禮寺施用時百  
官皆以詔言爲然乃行之 唐宋齊邱至九華山唐主李暹命鎖  
其第穴墻給飲食齊邱歎曰吾昔獻謀幽讓皇帝族於秦州宜其  
及此乃縊而死 江表志齊邱至青陽絕食數日家人亦菜色中  
使云令公捐館方始供食家人以絮塞口而卒諡  
曰醜繆齊邱在富貴權要之地三十年唯欲人之順己其一言不  
同者必被排擯齊邱初字超回有歛人江台符者貽書侮之曰聞

足下齊大聖以爲名超亞聖以爲字齊邱慙卽改字子嵩而令人  
擠台符於水中以死齊邱爲文有天才而寡學問詞尙詭誕多違  
先聖然自以古今獨步也書札不工亦自矜衍而嗤鄙歐虞之徒  
馮延己亦工書遺勝齊邱而佯爲師授以媚之齊邱謂之曰子書  
非不善然往往似虞世南其何堪也其狂瞽如此初尹延範之族  
楊氏齊邱爲之謀也後齊邱生一子而天哭之不止優人李家明  
曰我能止之乃作一大紙寫題詩其上云欲興唐祚革彊吳盡是  
先生起廟謨一箇孩兒拌不得讓皇百口合如何乘風放之故墜  
齊邱中庭齊邱哭乃止

馬令南唐書曰欲知其心亦考其言而已齊邱之書有曰畫者  
不敢易圖像苟易之必有咎刻者不敢侮木偶苟侮之必貽禍

始制作於我又要敬於我又實禍於我此意以社稷之功自任而無復君臣之禮也又云見食家者食牛不足見戴冕者戴冠不足則窺竊之計於是萌矣予以是知齊邱之心也

初唐翰林學士常夢錫知宣政院參預機政深疾采齊邱之黨數言於唐主曰不去此屬國必危亡與馮延巳魏岑之徒日有爭論

久之罷宣政院夢錫鬱鬱不得志不復預事縱酒成疾而卒

通鑑二百

八十五卷晉開運三年已書常夢錫縱酒事去年又書夢錫笑馮延巳之黨事茲縱酒已非一日久乃成疾而卒及齊邱

死唐主曰常夢錫平生欲殺齊邱恨不使見之贈夢錫左僕射夢

錫剛褻少恕每以直言忤物與公卿會集輒暗鳴大咤驚其座人

以故不為時所親附然既沒以後皆以正人許之雖其仇讎不敢

訾也二月丙子朔國命王朴如河陰按行河隄立斗門於汴口



壬午命侍衛都指揮使韓通宣徽南院使吳延祚發徐宿宋單等

州丁夫數萬浚汴水甲申命馬軍都指揮使韓令坤自大梁城東

導汴水入於蔡水

魏收地形志曰汴水在大梁城東分爲蔡渠九域志曰浚儀縣之琵琶溝卽蔡河也○朝會要

日惠民河與蔡河一水卽閔河也建隆元年始命陳承昭開河自新鄭與蔡水合貫京師南歷陳州達壽春以通淮右府

析相編商賈畢至都下利之於是以西商爲閔河東南爲蔡河至開寶六年始改閔河爲惠民河

以通陳潁之漕

命步軍都指揮使袁彥浚五丈渠東過曹濟梁山濶以通青鄆之

漕發畿內及滑毫丁夫數千以供其役 丁亥開封府奏田稅

舊一十萬二千餘頃今按行得羨苗四萬二千餘頃敕減三萬八

千頃諸州行苗使還所奏羨苗減之倣此

淮南饑

大兵之後必有凶年

周主郭榮命以米貸之或曰民貧恐不能償周志曰民吾子也安有

子倒懸而父不爲之解哉安在責其必償也 庚申周樞密使王

朴卒周主郭榮臨其喪以玉鉞卓地慟哭數四不能自止朴性剛而銳敏智略過人周主以是惜之甲子周主郭榮以北部未復

將幸滄州

九域志大梁至滄州一百二十里

命義武節度使孫行友扞西山路

扞

州西山路以防北漢救契丹也

以宣徽南院使吳楚權東京留守判開封府事

三司使張美權大內都部署丁卯命侍衛親軍都虞候韓通等將

水陸軍先發甲戌周主發大梁夏四月庚寅韓通奏自滄州沿水

道入契丹境柵於乾甯軍南

時置乾甯軍於滄州永安營九域志在滄州西一百里宋自曰乾甯軍本

古虜臺軍地

補壞防閑游口三十六遂通瀛莫

游口者於水不至處開之以備禦道而洩游水

也諫莫相去一百一十里

辛卯周主至滄州即日帥步騎數萬發滄州直趨契

丹之境

自滄州西行九十八里即契丹瀛州界正北行五百七十五里直抵幽州

河北州縣非車駕所

過民間皆不之知壬辰周主至乾甯軍契丹甯州刺史王洪舉賊

降契丹蓋置節乙未大治水軍分命諸將水陸俱下以韓道爲陸

路都部署太祖皇帝爲水路都部署 丁酉周主郭榮御龍舟沿

流而北舳舻相連數十里己亥至獨流口九域志獨流口在乾甯

縣屬涿州管下流而西辛丑至益津關益津關在冀州文安

縣九域志在乾甯西北一百六十里宋白曰益津關本

是以前水路漸隘不能勝巨艦乃捨舟于寅周主登陸而西宿於

野次侍衛之士不及一旅從官皆恐懼五百人胡騎連羣出其左

右不敢逼癸卯太祖皇帝先至瓦橋關瓦橋關在涿州歸義等九

宋白曰瓦子濟橋在涿州契丹守將姚弋斌舉城降周主入瓦橋

關內斌平州人也甲辰契丹莫剌支劉楚信舉城降五月乙巳

朔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天平節度使李重進等始引兵繼至契丹

瀛州刺史高彥暉舉城降彥暉薊州人也於是關南悉平

關南謂瓦橋關

丙午宴諸將於行宮議取幽州諸將以爲陛下離京四十二日

兵不血刃取燕南之地此不世之功也今虜騎皆聚幽州之北未

宜深入周主不悅是日趣先鋒都指揮使劉重進先發據固安

固安漢縣名唐屬涿州今治所乃漢方城縣地匈奴須知固安縣西北至燕京一百二十里宋白曰隋高祖九年自今易州涿水縣移居

安縣於漢方城縣地取漢故安縣爲名其漢故安縣故城自在易州易縣東南七百步周主自至安陽水命

作橋會日暮還宿瓦橋是日周主不豫而止契丹主耶律述律遣

使者日馳七百里詣晉陽命北漢主劉鈞發兵燒周邊聞周主南

歸乃罷兵戊申孫行友奏拔易州擒契丹刺史李在欽獻之斬於

軍市軍中有市應軍人己酉以瓦橋關爲雄州九域志雄州治歸義容城二縣

置於郭下金人壘城瀛州割容城歸義二縣隸之宋白曰容城西北至燕京三百二十里漢縣唐武德

資白眉監精校卷二百九十四 後列國紀二十九 六 一 忠補續

中改爲舊縣天寶中改容城縣歸義縣本涿州屬邑今移於瓦橋而涿州之歸義自洽漢易縣故城屬契丹界義縣宋初遷去宗潛藩舊名改爲歸信縣以益津關爲霸州全人疆域圖霸州至燕京三百五十五里割文安大城

二縣隸之九城志大城縣在益津關東南一百五里五代時所置也宋白曰文安漢舊縣晉置章武國在右文安城開大

業征遼途經河口當三河合流處置豐利縣唐貞觀二年置豐利文安二縣相逼移文安縣就豐利城周世宗置霸州治焉大城本

漢東平舒縣晉於此置章武郡北齊廢郡爲平舒縣王季改大城縣發濱隸丁夫數千城霸州命韓

通董其役帝置霸州領勞河招安二縣九城志在滄州東南三百七十五里濱隸二州瀛海無軍行供億之擾故發其丁

夫築城按附史濱州木鬲國軍周顯德三年升爲州割隸州之勃海蒲臺兩縣屬焉隸州安樂縣秦齊郡地宋爲樂陵郡隋置是十

年於郡置獻文縣十七年又於陽信縣置霸州貞觀十七年自陽信移也歷次庚戌命李重進將兵出土

門擊北漢辛亥以侍衛馬步都指揮使韓令坤爲霸州都部署義

成節度留後陳思讓爲雄州都部署各將部兵以戍之壬子周主

自雄州南還九城志雄州至大梁一千二百里己巳李重進奏敗北漢兵於百非

斬首二千餘級甲戌周主至大梁六月乙亥朔昭義節度使李筠

奏擊北漢拔遼州獲其刺史張丕 丙子周鄭州奏河決原武

原武

歐陽鄭州九域志  
在州北六十里

命宣徽南院使吳延祚發近縣二萬餘夫塞之

唐清原節度使雷從效遣使入貢於周請遣進奏院於京師直

隸中朝

中朝謂中國

詔報以江南近服方務綏懷卿久奉金陵

晉開運二年雷

從效以泉州附唐

未可改圖若置邸上都與彼抗衡受而有之罪在於朕

卿遠修職貢足表忠勤勉事舊君且宜如故如此則於卿篤始終

之義於朕盡柔遠之宜惟乃通方諒達予意

乃猶汝也  
諒思也

唐主季

景遣其子紀公從善與鍾謨俱入貢於周周主郭榮問謨曰江南亦治兵修守備乎對曰既臣事大國不敢復爾周主曰不然曷時則爲仇敵今日則爲一家吾與汝國大義已定保無他虞然人生

雜期至於後世則事不可知歸語汝主可及吾時完城郭繕甲兵據守要害爲子孫計謀歸以告唐主唐主乃城金陵凡諸州城之不完者葺之戍兵少者益之

臣光曰或謂臣五代帝王唐莊宗周世宗皆稱英武二主孰賢臣應之曰夫天子所以統治萬國討其不服撫其微弱行其號

令壹其法度敦明信義以兼愛兆民者也莊宗旣滅梁海內震

動湖南馬氏遣子希範入貢

見二百七十二卷唐同光元年

莊宗曰比聞馬氏

之業終爲高郁所奪今其兒如此郁豈能得之哉郁馬氏之良

佐也希範見希聲聞莊宗言卒矯其父命而殺之

見一百七十六卷唐天成

四此乃市道商賈之所爲豈帝王之體哉蓋莊宗善戰者也故能以弱晉勝強梁旣得之曾不數年內外離叛置身無所誠由

知用兵之術不知爲天下之道故也世宗以信命御羣臣以正

義責諸國王環以不降受賞見二百九十二年劉仁贍以堅守蒙

褒見上卷嚴續以盡忠獲存見上月獨兵以反覆就誅見上卷馮

道以失節被棄見二百九十二年張美以私恩見疏見二百九十二年江

南未服則親犯矢石期於必克旣服則愛之如子推誠盡言爲

之遠慮其宏規大度豈得與莊宗同日語哉書曰無偏無黨王

道蕩蕩又曰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世宗近之矣

辛巳圖建雄節度使楊廷璋奏擊北漢降堡寨一十三 癸未周

立皇后符氏宣懿皇后之女弟也宣懿符后姐 見上卷三年 周立子宗訓爲

梁王領左衛上將軍宗讓爲燕公領左驍衛上將軍宗讓後 更世讓 周

主郭榮欲相樞密使魏仁浦議者以仁浦不由科第不可爲相魏仁

資治通鑑補定 卷二百九十四 後列國紀 二十九 十八 思補授



浦以樞密院吏

出仕至樞密使周主曰自古用文武才略者爲輔佐豈盡由科第

邪己丑加王溥門下侍郎與范質皆參知樞密院事以仁浦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樞密使如故仁浦雖處權要而能謙謹周主性嚴急近職有忤旨者仁浦多引罪歸己以救之所全活者什七八故雖起刀筆吏致位宰相時人不以爲忝又以宣徽南院使吳延祚爲左驍衛上將軍充樞密使加歸德節度使侍衛親軍都虞候韓通領節度使兼殿前都點檢張永德竝同平章事仍以通充侍衛親軍副都指揮使以太祖皇帝兼殿前都點檢初周主北征在道閱四方文書得韋鏡中有木三尺餘題云點檢作天子異之時永德爲點檢永德周室懿親且有功周主遂疑之故命趙匡胤代之周主郭榮嘗問相於兵部尚書張昭昭薦李濟周主愕然

曰濤輕薄無大臣體卿首薦之何也對曰陛下所賞者細行也臣  
所舉者大節也昔晉高祖之世張彥澤虐殺不辜濤累疏請誅之  
以爲不殺必爲國患漢隱帝之世濤亦上疏請解先帝兵權夫國  
家安危未形而能見之此真宰相器也臣是以薦之周主曰卿言  
甚善且至公然如濤者終不可置之中書濤喜談諧不修邊幅與  
弟澣俱以文學著名雖甚友愛而多謔浪無長幼體周主以是薄  
之周主以翰林學士單父王著幕府舊僚屢欲相之以其嗜酒無  
檢而罷癸巳大漸召范質等入受顧命周主曰王著藩邸故人朕  
若不起當相之質等出相謂曰著終日遊醉鄉豈堪爲相慎勿泄  
此言是日周主歿年三十九附錄王著傳云王著仕周爲樞密  
使多樹禁中一日謁見世宗屏人聚坐且自  
嗟歎曰禍起不久矣世宗因問之曰臣觀元象大異所以不敢不  
言世宗云如何曰事在宗社陛下不能免而臣亦矣當之今夕請

陛下觀之可以自見至甲夜與世宗微行自厚載門出至野次止於五丈河旁夜分時杜指謂世宗曰陛下見隔河如漁獵者否世宗視之見一燈燭焚遊獵不遠而近而大至謂岸大如車輪矣大中有一小兒如三四歲者引手相指杜曰陛下連年之既非漸遠而沒杜泣曰陛下既見無可復言後數日杜於李穀坐上得疾而死及是世宗亦崩至明年而天授我宋矣火輪小兒益聖而火德之兆夫

周志在藩多務蹈晦及卽位被高平之寇

見二百九十一卷元年

人始服其英武其御軍號令嚴明人莫敢犯攻城對敵矢石落其左右人皆失色而周志略不動容應機決策出人意料又勤於爲治百司簿籍過目無所忘發姦摘伏聰察如神閒暇則召儒者讀前史商榷大義性不好絲竹珍玩之物常言太祖養成王峻王殷之惡致君臣之分不終

世宗王峻王殷見二百九十一卷廣順三年

故君臣有過則而

質貴之服則赦之有功則厚賞之文武參用各盡其能人無不畏其明而懷其惠故能破敵廣地所向無前然用法太嚴羣臣職事

小有不舉往往寘之極刑雖素有才幹聲名無所聞宥諱亦悔之  
末年寢寬登遐之日遠邇哀慕焉甲午宣遺詔命梁王宗訓卽皇  
帝位生七年矣帝世宗第  
四子也秋七月壬戌置以侍衛親軍都指揮

使李重進節淮南節度使副都指揮使韓通鎮天平節度使太祖  
皇帝領歸德節度使以山南東道節度使同平章事向拱爲西京  
留守庚申加拱兼侍中拱卽向訓也避周主名改焉丙寅爲大

赦唐志李景以金陵去周境纔隔一水時周境南至於江金陵  
北至江二十二里耳

洪州險固居上游洪州據江南之要會  
其地居金陵上游集羣臣議徙都之羣臣多

不欲徙惟樞密副使給事中唐鑑勸之乃命經營豫置爲都城之

制唐自淮上用兵及割江北漢德二年冬十二月周師渡  
淮五年春三月唐割江北臣事於

周歲時貢獻府藏空竭錢益少物價騰貴禮部侍郎鍾謨請鑄大

錢一當五十中書舍人韓熙載請鑄鐵錢唐主始皆不從謨陳請

不已乃從之是月始鑄當十大錢文曰永通泉貨又鑄當二錢文

曰唐國通寶與開元錢並行

開元後唐武德初所鑄

八月戊子崩王孟昶

以李昊領武信節度使右補闕李起上言故事宰相無領方鎮者

蜀主曰昊家多允費以厚祿優之耳起邛州人性嫉直李昊嘗語

之曰以子之才苟能慎默當爲翰林學士起曰俟無舌乃不言丁

庚寅立弟宗讓爲曹王更名熙讓熙讓爲紀王熙誨爲蘄王

歐史曰本朝真德二年十月熙讓卒熙讓熙誨不知所終蓋壽之也

九月丙午唐太子宏黨卒有

司引浙西之功

謂遣柴克宏敗吳越兵於嘉州也

謚曰武宣句容尉全椒張洎上

言句容縣屬丹州九城志在州東九十里全椒漢縣名梁置也

前五十里太子之德主於孝敬今謚以武功非所以防微而慎

德也乃更諡曰文獻擢洎爲上元尉

唐部金陵以上元爲未嘗何容爲微縣自微縣尉升赤縣

尉

百有吳以來戰獲將士皆不殺及柴克宏救常州擒獲吳越

將士甚眾宏冀以時方艱危悉斬之人壯其決而唐主李景以其專誅不悅者久之至是洎搆唐主之意猶未釋然於此事故突駭其諡唐主果以爲然而洎由此進也唐禮部侍郎知尚書省

事鍾謨數奉使入周傳周先主之命於唐主元圭及唐主李景皆厚待之恃此驕橫於其國三省之事皆預焉文獻太子總朝政謨求兼東官官不得乃薦其所善閻式爲司議郎掌百司關啟李德明之死也

見止卷三

唐鑄預其謀謨聞鑄受昧嘗面詰之鑄甚懼謨

與天威都虞候張鬱善數於私第屏人語至夜分鑄語唐王曰謨與鬱氣類不同而過相親狎謨屢使上國鬱北人恐其有異謀

又言永通大錢民多盜鑄犯法者眾及文獻太子卒唐主欲立其

弟鄭王從嘉謀嘗與紀公從善同奉使於周相厚善言於唐主

曰從嘉德輕志懦又酷信釋氏非人主才從善果敢疑重宜爲嗣

唐主由是怒尋徙從嘉爲吳王尙書令知政事居東宮冬十月謀

請令張巒以所部兵巡徼都城正與唐鎬所諸合遂速罪唐主乃下詔暴謀侵

官之罪貶國子司業流饒州貶張巒爲宣州副使未幾皆殺之廢

永通錢十一月壬寅朔恩拜容武孝文皇帝於陵陵在常州晉武

廟號世宗南漢主劉鋹以中書舍人鍾允章藩府舊僚置爲尙

書右丞參政事甚委任之允章請誅亂法者數人以正綱紀南漢

主不能從宦官聞而惡之南漢主將祀圓丘前三日允章帥禮官

登壇四顧指揮設神位內侍監許彥真望之曰此謀反也卽帶劍

登壇允章叱之彥貞馳入宮告允章欲於郊祀日作亂南漢主曰  
朕待允章厚豈有此邪王清宮使龔澄樞內侍監李託等共證之  
以彥貞言爲然乃收允章繫含章獄下命宦者與禮部尙書薛川  
丕雜治之用不素與允章善告以必不免允章執用丕手泣曰老  
夫今日猶机上肉耳分爲仇人所烹但恨豈昌幼不知吾冤及其  
長也公爲我語之彥貞聞之罵曰反賊欲使其子報仇耶復白南  
漢主曰允章與二子共登壇潛有所禱俱斬之自是宦官益橫李  
託封州人也辛亥南漢垂祀圓丘失赦未幾以龔澄樞爲左龍虎  
觀軍容使內太師軍國之事皆取決焉凡羣臣有才能及進士狀  
頭進士第一人或僧道可與談者皆先下蠶室然後得進亦有自  
宮以求進者亦有免死而宦者由是宦者近二萬人貴顯用事之



人大抵皆宦者也謂士人爲門外人不得預事卒以此亡國 唐

更名洪州曰南昌府建南都以武清節度使何徽洙爲南都留守

武清軍衝州屬以兵部尚書陳繼善爲南昌尹將徙都周人

之攻秦鳳也蜀中惴懼都官郎中儉及甫自負才略仕不得志陰

結黨與謀奉前蜀高祖之孫少府少監王令儀爲主以作亂前蜀

建康會周兵退而止至是其黨有告者收捕之及甫自殺十二

月甲午賜令儀死 鳳端明殿學士兵部侍郎賈儀使於唐天雨

雪唐主李景欲受詔於應下儀曰使者奉詔而來不敢失禮若

雪霑服請俟他日唐主乃拜詔於庭 契丹主耶律述律遣其舅

使於唐言秦州團練使荆罕儒募剽客使殺之唐人夜宴契丹使

者於清風驛酒酣起更衣久不返視之失其首矣自是契丹與唐

絕罕備冀州人也

存疑陸游南唐書載此事於大十二年唐係大十二年乃謂之建德元年也今通鑑載於六

年未知何據

資治通鑑補卷一百九十四終